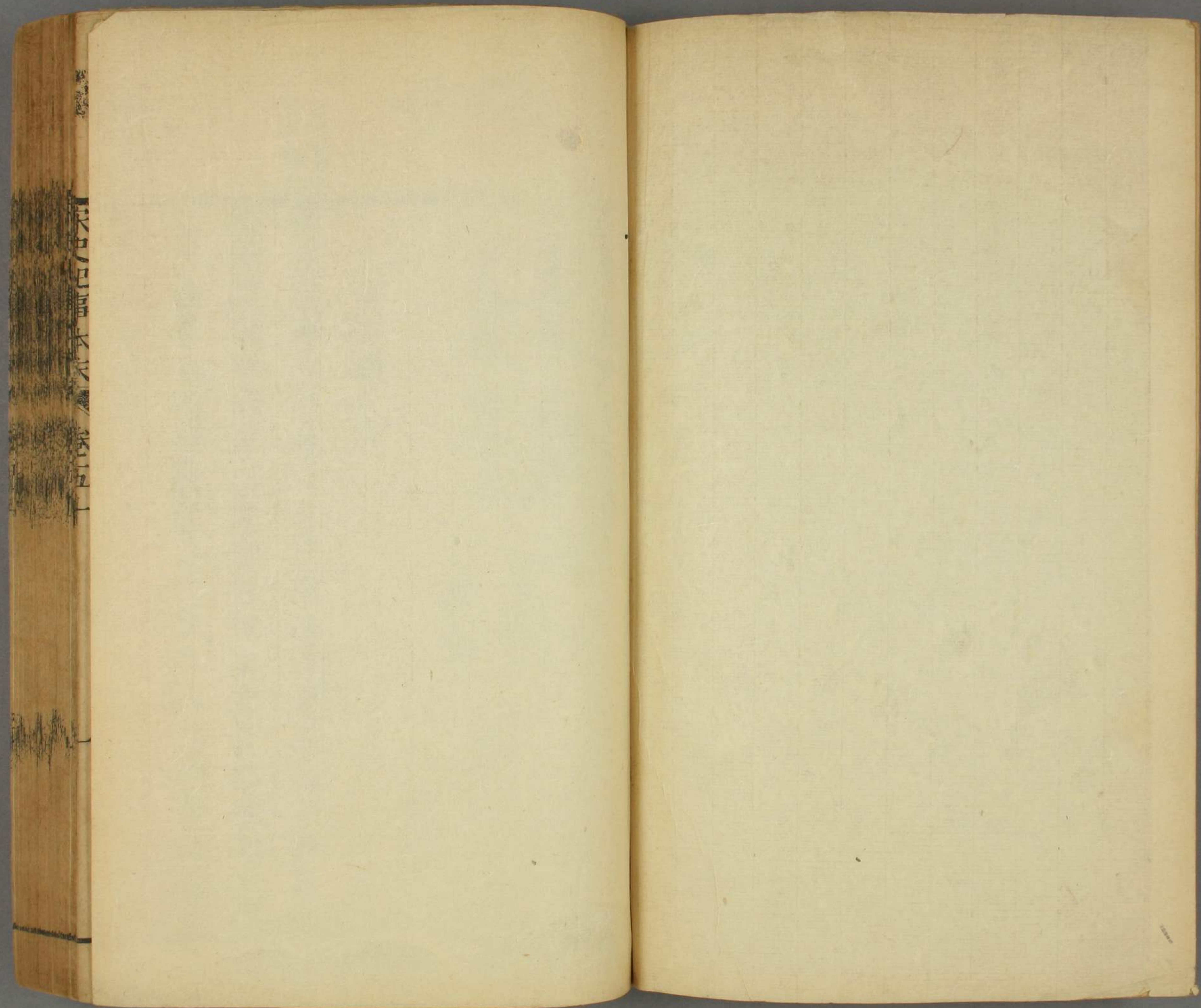


宗七

17
271
y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

所錄文
有物耶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姪聞升

婁東張 溥論正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王瑞

花石綱之役

徽宗崇寧元年春三月命宦者童貫置局于蘇杭造
作器用諸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繡
之工曲盡其巧諸色匠日役數千而材物所須悉科
于民民力重困

命童貫置造
作局于蘇杭

271
7

三年二月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藏

四年十一月以朱勔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于蘇州初蔡京過蘇州欲建僧寺閣會費鉅萬僧言必欲集此緣非郡人朱冲不可京即召冲語之居數日冲請京詣寺度地至則大木數千章積庭下京器其能踰年京還朝遂挾冲子勔偕來竄其父子姓名於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時垂意花石京諷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二本帝嘉之後歲歲召貢五六品至是漸盛舳艫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

蔡京愛朱冲并薦其子勔帝遂令勔領蘇杭應奉局

于蘇州命勔總其事勔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於是搜巖剔藪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指為御前之物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抉墻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中家破產或鬻賣子女以供其須斲山輦石程督慘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舟人倚勢貪橫凌轢州縣

宋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一
二
道路以目。勛勢焰薰灼，袁人穢夫，候門奴事，自直
秘閣至殿學士，如欲可得，不附者旋踵罷去。時謂東
南小朝廷。

大觀四年閏八月，以張閣知杭州，兼領花石綱。

政和四年八月，新作延福宮，宮在大內北拱宸門外。
初，蔡京欲以宮室媚帝，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訢、
藍從熙五人，諷以內中逼窄之狀。五人乃請因延福
舊名而新作之。五人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以侈麗
高廣相誇尚，各爲制度，不務沿襲。及成，號延福五位。

祭京諷童貫
請帝作延
福宮

東西配大內，南北稍劣。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
其間殿閣亭臺相望，鑿池爲海，疏泉爲湖，鶴莊鹿砦，
文禽竒獸，孔翠諸柵，蹄尾動以千數。嘉花名木，類聚
區別，怪石巖壑，幽勝宛若天成，不類塵境。旣成，帝自
爲文以記之。其後又爲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
每歲冬至後，卽放燈，自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徒市
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羣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
賞。尋又跨舊城修築，號延福第六位。復跨城外浚濠，
作二橋，橋下疊石爲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

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夾江皆植奇花珍木。殿宇對峙焉。

置提舉御前
人船所命
支誥領之

七年秋七月置提舉御前人船所。時東南監司郡官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送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大率靈璧太湖慈溪武康諸石。二浙奇竹異花海錯。福建荔枝檄欖龍眼。南海椰實。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木。皆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健步捷走。雖甚遠。數日即達。色香未變也。至是蔡京又言陛下無聲色。

犬馬之奉。所尚者山林間物。乃人之所棄。但有司奉行之過。因以致擾。乃請作提舉淮浙人船所。命內侍鄧文誥領之。詔自後有所需。即從御前降下。乃如數貢。餘不許妄進。名爲便民。而實擾害如故。十二月作萬歲山。

童貫承詔罷
蘇杭應奉局
花石綱

宣和三年春正月童貫承詔罷蘇杭應奉局花石綱。初帝以東南之事付童貫。且曰。如有急。即以御筆行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貫遂命其僚董耘作手。詔罪已。罷諸應奉造作局。又御前花石綱。運併木石。

方臘既平王
黼請復置應
奉司

彩色等塲務而帝亦黜朱勔父子弟侄之在職者吳
民大悅。閏五月復置應奉司。方臘既平王黼言于
帝曰：士大夫懷姦弗悛，抑損應奉，妄為譏謗，望特置
應奉一司，臣專總領，庶杜姦謀從之。仍令梁師成總
領於內，遂復諸應奉局，奪發運漕輓之卒為用，戶部
不敢詰，自是四方珍異之物充歸二入之家，而入尚
方者纔十一。

萬歲山成更
名良嶽

四年十二月萬歲山成，更名曰良嶽。山周十餘里，其
最高一峯九十步，上有亭曰介，分東南二嶺，直接南

山山之東有萼綠華堂、書館、八仙館、紫石巖、接真嶺、
覽秀軒、龍吟堂。山之南則壽山兩峯並峙，有鴈池、噓
噓亭。山之西有藥寮、西莊、巢雲亭、白龍泝、濯龍峽、蟠
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西有萬松嶺，半嶺有樓曰
倚翠，上下設兩關，關下有平地，鑿大沼，沼中作兩洲，
東為蘆渚，浮陽，西為梅渚，雪浪亭，西流為鳳池。東山
為鴈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有巢鳳閣、三
秀堂。東池後有揮雪廳，復由嶝道上至介亭，亭左復
有極目亭、蕭森亭，右復有麗雲亭。半山北俯景龍江。

引江之上流注山間西行爲漱瓊軒又行石間爲煉丹凝觀園山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河澌閣北岸有勝筠菴躡雲臺蕭閑館飛岑亭支流別爲山莊爲回溪又於南山之外爲小山橫亘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其北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曰曲江池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丘門而止其西則自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閭闔門爲複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旣成帝自

爲艮嶽記以爲山在國之艮位故也初朱勳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城斷橋毀堰拆牖數月乃至會得燕地因號昭功敷慶神運石立于萬歲山又作絳霄樓勢極高峻盡工藝之巧其後羣闡興築不已於是山林巖壑日益高深亭臺樓觀不可稱紀又以金芝產于萬壽峯更名壽嶽諸巨壻爭出新意謂土木旣宏麗矣獨念四方所貢珍禽之在圃者不能盡馴有市人薛翁素以豢擾爲優場戲請於童願役其間許之乃日集輿衛鳴蹕張黃蓋以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一
游至則以巨拌盛肉炙梁米翁傲禽鳴以致其類既
乃飽飫翔集聽其去來月餘而圃禽四集不假鳴而
致益狎玩立鞭扇間不復畏遂自命局曰來儀所招
四方籠畜者置官司以總之一日上幸是山聞清道
聲望而羣翔者數萬翁輒先以牙牌奏道左曰萬歲
山瑞禽迎駕上顧罔測大喜命以官賚予加厚

張溥曰陳後主之亡也三閣十客長夜新聲蔣
山鳥語臨平湖開自賣佛寺爲奴而終不能厭
勝隋煬帝之亡也東京西苑神山離宮自長安

至江都開渠行舟千乘萬騎遼東歌作而身死
丹陽官宋徽宗之亡也宮新延福山成萬歲花
石應奉雲擾東南而青城之禍蒙塵霄郡甚哉
爲人君者樂不可極也後主之樂孔範施文慶
導之煬帝之樂虞世基裴矩導之徽宗之樂蔡
京童貫導之京之言曰泉幣贏積和足廣樂富
足備禮此熙豐法行之效也熙豐之法誰爲之
王安石也安石變法而正於元祐元祐更化而
反於蔡京熙寧元豐之說小人所借以取富貴

空善類也。神宗有堯舜之志，而急於富強。安石則言新法，青苗藉口於泉府之國服，出息徽宗無漢武之畧，而樂於廣大。蔡京則言豫大豐亨，藉口於周官之惟王，不會操說，雖異逢君，則同京。固謂帑藏告盈，天子燕逸，則信熙豐益堅。信熙豐益堅，則任若輩益力，而不知色禽音酒亡國形具，浸淫禍發，而莫救也。其父好儉，其子好奢，封君大家，敗且立盡。天下雖富，南面雖尊，未有無度而不貧，既貧而不亂者也。朱勔黠徒，才

劣，桑孔薦進大官，遂領花石，搜巖剔谷，東南苦之。而京且曰：山林間物，人之所棄，於民何擾？夫以萬乘之勢，爲民間之求，威福橫溢，何必金車哉？草木竹石費累百鍾，瓦礫臭腐氣焰，憑焉所取者微，所挾者重，下弗堪而上弗覺，莫此爲甚。京奈何以欺人主也？方臘亂作，詔罷應奉，捷書方奏，王黼復啓行之。羣奸相仍，意猶紹述，罔知天戒。佐元仙伯惡於五斗之妖，賊壽嶽禽聲哀於天津之杜鵑。詩曰：戎成不退，饑成不遂。蓋謂

此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一

北海馮琦原編

姪聞升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男永錫

姪孫紹祖同校

玉瑞

道教之崇

徽宗崇寧四年五月賜信州龍虎山道士張繼元號

虛靖先生

大觀二年三月頒金籙靈寶道場儀範于天下

政和三年夏四月作玉清和陽宮於福寧殿東奉安

道像帝所生之地也。九月賜方士王老志號洞微

先生王仔昔號通妙先生老志濮人初為小吏遇異

人授以丹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為人言休咎多驗

太僕卿王亶以名聞時帝方嚮道術乃召至京師館

于蔡京第嘗緘書一封至帝所啓視乃昔歲中秋與

喬劉二妃燕好之語也由是益信之號為洞微先生

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者卒應者什八九其門

如市京慮太甚漸以為戒老志亦謹畏乃奏禁絕之

踰年而死仔昔洪州人初隱于嵩山自言遇許遜得

王亶薦王老志

昔蔡京薦王仔

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能道人未來事京薦之帝

召見賜號冲隱處士篆符有驗進封通妙先生由是

道家之事日興而仔昔恩寵寢加朝臣戚里寅緣關

通中丞王安中上疏請自今招延山林道術之士當

責所屬保任宣召出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

臣庶往還之禁并言蔡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

帝欣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帝曰本欲即行卿章以

近天寧節俟過此當為卿罷京京伺知之大懼其子

攸日夕侍禁中泣拜懇祈帝為遷安中翰林學士

王安中請嚴
蔡方士并劾
京罪

十一月癸未祀天于園丘，帝執大圭，以道士百人執儀仗前導，蔡攸爲執綏官，玉輅出南薰門，帝忽曰：玉津園東若有樓臺重複，是何處也？攸卽奏見雲間樓臺殿閣隱隱數重，旣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帝又曰：見人物否？攸卽奏有若道流童子，持幡幢節蓋，相繼而出雲間，眉目歷歷可識，遂以天神降詔告在位，卽其地建道宮，名曰迎真，作天真降靈示現記，由是益信神仙之事矣。十二月癸丑，詔求道教仙經于天下。

四年春正月戊寅朔，置道階，時王老志、王仔昔、徐知常等得幸，遂賜號先生、處士等名，秩比中大夫，至將仕郎，凡二十六級。後又置道官二十六等，有諸殿侍宸、按籍授經、以擬待制、修撰、直閣之名。

六年春正月，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真達靈先生。靈素，温州人，少從浮屠，苦其師笞罵，去爲道士，善妖幻，往來淮泗間，丐食僧寺，僧寺苦之。及王老志死，王仔昔寵衰，帝訪方士于左階道籙，徐知常知常以靈素對，卽召見。靈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爲最高，其治

徐知常薦林靈素

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稱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即下降于世其弟號青華帝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又有仙官八百餘名今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華使鄭居中童貫等皆有名而已即仙卿褚慧下降佐帝君之治時劉貴妃方有寵靈素以為九華玉真安妃帝心獨喜其事甚加寵信遂賜號賞賚無算為改温州為應道軍靈素本無所能惟稍習五雷法招呼風霆間禱雨有小驗而已 閏月

靈素請立道學

禮就試

品歲大比許禰禰就試又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為紀志賜名道史 夏四月會道士于上清寶籙宮初帝以未得嗣子為念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建言京城西北隅地協堪輿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為數仞岡阜已而后宮生子漸多帝益信道教於是蔡攸謂有珠星壁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以逢迎之及聞林靈素之言遂作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署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為楹棟不施五采有自然

上清寶籙

卷五十一

三

之勝上下立亭宇不可勝計帝時登皇城下視之由是開景龍門城上作複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路九月辛卯朔帝奉玉冊玉寶如玉清和宮上玉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詔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又上地祇徽號曰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上寶冊禮儀一如上帝尋改宮名為玉清神霄宮又鑄神霄九鼎安置如上清寶籙宮之神霄殿

林靈素講道經上下闕笑

錄院冊帝
教主道君
皇帝

詔林靈素論以帝君降臨事乙亥帝幸上清寶籙宮命林靈素講道經時道士皆有俸每一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凡設六齋輒費緡錢數萬貧下之人多買青布幅巾以赴日得一飮餐而襯施三百謂之千道會且令士庶人聽靈素講經帝為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座使人於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絕者時時雜以滑稽媒語上下為大闕笑莫有君臣之禮復令吏民詣宮授神霄秘籙朝士嗜進者亦靡然趨之夏四月庚申道籙院上章冊帝為教主道君皇帝初

靈素與馮浩
誣死王仔昔

帝諷道錄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爲神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爲人主令天下歸于正道卿等可上表章冊朕爲教主道君皇帝於是道錄院上表冊之然止於道教章疏內用而不施於政事十二月方士王仔昔下獄死仔昔倨傲而戇帝待以客禮故遇宦者若童奴又欲羣道士宗已林靈素忌之乃與宦者馮浩誣以言語怨望下獄死 戊辰帝言天神降于坤寧殿詔示百官且刻石以紀之初帝惑於林靈素之言建宮觀徧天下又造青華帝君正

林靈素張虛
口出入與諸
王爭道

晝臨壇及火龍神劍夜降內宮之事託天神靈降造帝誥天書雲篆務以惑世欺衆其說妄誕不可究質宦者道士有所不快必託爲帝誥則莫不如志尋加靈素號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張虛白通元冲妙先生視中大夫出入訶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西府其徒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 立元成節以青華帝君八月九日生也

重和元年八月辛酉詔頒御註道德經 丙戌詔太學辟雍各置內經道德經莊子列子博士二員 冬

十月置道官二十六等道職八等

宣和元年春正月乙卯詔更寺院為宮觀林靈素欲

靈素欲盡廢釋氏

盡廢釋氏以逞前憾請於帝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為

仙人大士僧為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為宮院為觀

改女冠為女道尼為女德尋詔德士並許入道學依

道士之法六月甲申追封莊周為微妙元通真君

列禦冠為致虛觀妙真君仍行冊命配享混元皇帝

二年春正月甲子罷道學放林靈素歸田里靈素初

與道士王允誠共為神怪之事後忌其相軋毒殺允

誠專用事及都城水帝遣靈素厭勝方步虛城上役

夫爭舉挺將擊之走而免帝始厭之然橫恣愈不悛

道遇皇太子弗歛避太子入訴于帝帝怒以靈素為

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温州察之端本

廉得其居處故制罪詔徙置楚州命下而靈素已死

遺奏至猶以侍從禮葬焉

張溥曰漢武帝在位五十餘年用兵斂財疲耗

海內以至神仙土木靡役不舉幸不為亡秦續

者大權在握政不下移也徽宗才弱國家富強

奇以太子之
西凡靈素

非西漢比。頗慕武帝。縱逸欲願已極矣。方士魏漢津王老志王仔昔林靈素之徒。雜然並進。鑄九鼎冊道君。又何愚也。漢津本蜀黥卒。自言得李八百鼎樂。以聲律身度之。說炫惑天子。老志轉運小吏。云服鍾離先生丹。能測宮闈燕語。仔昔學儒不成。稱遇許遜。間焚符爲宮妃療赤目。技能微小。豈聞道者流。靈素晚出。言尤無稽。譽人主爲大帝。大臣爲仙官。貴人長秋。咸有名號。三尺童子。猶掩口笑之。帝心獨善者。萬乘之君位尊。志盈所難者。壽又自以帝王有真神靈。非嘗聞言內喜。馮虛御風。神霄玉清。旦暮遇耳。蔡卞帥越州時。張懷素爲言。孔子誅少正卯。彼諫其已亟。楚漢成臯。滎陽間疾戰。嘗憑高以觀。此最誕妄。而卞偏好之。漢津議樂迂怪。蔡京獨以爲神。君臣一心。馳騫恍惚。唐代宗崇釋氏。宰相元載王縉杜鴻漸。無不佞佛者。所謂大觀在上也。然漢文帝信幸新垣平。至武帝而李少君等出。真宗惑汀州王捷。徽宗因而濫觴作法于涼。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一
爲子孫常。蓋先慎諸。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二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金滅遼

神宗熙寧七年十二月遼女真部節度使烏古迺死。子劾里鉢嗣。初女真之先蓋古肅慎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水之源。南隣高麗。北接室韋。西界渤海。鐵甸。東憑海。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

唐謂之靺鞨，姓挐，又號完顏氏。於夷狄中最微。唐貞觀中，靺鞨來朝，自是中國始聞其名。開元中，其酋來朝，拜為勃利州刺史，遂置黑水部，以部長為都督。朝廷為置長史監之。五代時始稱女真，其族分六部，有黑水部。其民在南者繫籍於遼，號熟女真；在北者不籍於遼，號生女真。已而避遼王宗真諱，改曰女直。又有曰黃頭女真，其人慙朴勇鷙，謂之回霸。自東沫江之北，寧江之東，地方千餘里，自推豪俠為會長。僻處契丹東北隅。宋太祖建隆二年，以馬入貢。二年、四年，

女真于建隆二年以馬入貢自天聖後屬契丹

復遣使貢馬，自是不絕。太宗淳化二年，首領野里雞等上言：契丹怒言朝貢中國，置三柵於海岸，每柵置兵三千，絕其貢獻之路，乞發兵共平三柵。太宗降詔撫諭而不為發兵。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契丹征高麗，道由女真，女真復與高麗合兵拒之。天禧三年，復遣使至，自天聖後沒屬契丹，不復入貢。至烏古廼能役屬諸部，會遼五國蒲聶部節度使拔乙門叛遼，遼將致討。烏古廼恐遼兵深入，得其山川險易，或將圖之，乃告遼曰：彼可計取也。若用兵，必將走險，非歲月可

烏古廼討擒拔乙門遼主授以生女真部節度使

平也。遼從之。烏古廼因襲而擒之，以獻遼主。遼主召見燕賜加等，授生女真部節度使。始有官屬紀綱，漸立矣。然不肯受印繫遼籍，其部內舊無鐵，隣國有以甲冑往鬻者，必厚價售之，得鐵既多，因以修弓矢備器械。兵勢稍振，前後願附者衆。至是五國沒撚部，謝野勃董復叛遼。烏古廼伐之，謝野敗走。烏古廼將見遼邊將，自陳敗謝野之功，道死。子劾里鉢襲爲節度使。

哲宗元祐七年夏四月，遼女真部節度使劾里鉢死。弟頗刺淑嗣。劾里鉢生十一子，長曰吳刺東，一名烏雅束。次曰阿骨打，曰吳乞買，曰撒也，曰幹賽，曰幹者，曰烏故，乃曰闍母，曰查刺，曰烏特，劾里鉢疾篤呼弟盈哥，謂曰：烏雅束柔善，若辦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遂卒。母弟頗刺淑襲爲節度使。劾里鉢嚴重多智，每戰未嘗被甲，襲位之初，內外潰叛。劾里鉢乃因敗爲功，變弱爲強，遂破桓赧，散達烏春，窩謀罕，基業始大。建官屬統諸部，其官之長皆稱勃極烈。

紹聖三年二月，生女真節度使頗刺淑死。弟盈哥嗣。

以兄劾者子撒改爲國相時紇石烈部阿疎有異志盈哥召之阿疎與部人毛睹祿阻兵爲難盈哥自往伐之至阿疎城阿疎往訴於遼遼遣使止盈哥勿攻盈哥留劾者守阿疎城而還

徽宗崇寧元年冬十月遼將蕭海里叛遼亡入女真阿典部遣其族人幹達刺至女真約同舉兵節度使盈哥執之時遼主命盈哥討海里盈哥募兵得千餘人兄子阿骨打曰有此甲兵何事不可圖也遂次混同江蓋先是女真甲兵未嘗滿千也至是遼兵追海里者數千人而不能克盈哥謂遼退爾軍我當獨取海里遂使阿骨打與戰執而殺之因大破其黨由海里首獻於遼遼主大喜錫予加等盈哥自是知遼兵之易與益自肆矣

二年冬十月生女真部節度使盈哥死兄子烏雅束嗣時高麗復與女真通好女真雖舊屬高麗然不相通者且久會高麗醫者至女真還言於高麗王曰女真居黑水部者部族日強兵益精悍其王乃通使於女真自是來往不阻

烏雅束立高麗與之通好

遼主欲殺阿骨打蕭奉先止之

政和二年二月遼主如春州至混同江釣魚界外生女真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酒半酣遼主命諸酋次第起舞至阿骨打辭不能但端立直視遼主諭之再三阿骨打終不從他日遼主密諭北院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跋扈如此可托以邊事誅之否則必遺後患奉先曰彼麓人不知禮義且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心設有異志蕞爾小國亦何能爲遼主乃止阿骨打之弟吳乞買粘罕胡舍等嘗從遼主獵能呼鹿刺虎搏熊遼主喜加以官

阿骨打不赴遼召

爵阿骨打歸疑遼主知其異志且以遼主淫酗不恤國政遂稱兵先併旁近部族女真趙三阿鶻產拒之阿骨打虜其家屬二人走訴咸州詳穩司送北樞密院蕭奉先作常事以聞遼主命送咸州詰責欲使自新後數召阿骨打阿骨打不至一日率五百騎突入咸州吏民大驚翌日赴詳穩司與趙三等面折庭下阿骨打不屈送所司問狀一夕遁去遣人訴於遼主言詳穩司欲見殺故不敢留自是召不復至矣三年十二月生女真節度使烏雅束死弟阿骨打自

稱都勃極烈遼使阿息保秭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骨打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為罪乎

遼納阿疎阿骨打遂稱兵

四年冬十月女真阿骨打叛遼取寧江州先是遼主好畋獵淫酗怠於政事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青於海上道出生女真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真厭苦之及阿疎奔遼烏雅束屢以為請遼主不遣阿疎遂以為辭稍稍拒市鷹使者及阿骨打襲位相繼遣蒲家奴習古乃等索阿疎遼主終不許習古乃歸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阿骨打乃召其所屬使備衝要建城堡修戎器遼主使侍御何息保往詰之阿骨打曰我小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遁逃是主以此字小能無望乎若還阿疎朝貢如故不然城未已也阿息保還遼主遂發渾河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骨打聞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必先發制之無為人制乃與撒改子粘沒喝等遂集所屬諸部兵以銀木可婁室闍母等為將而使婆盧火徵移懶路廸古乃兵九月阿骨打率兵進次寥晦城諸部兵皆會於來流水得二千

阿骨勝遼將
撒改勸其稱
帝不許

五百人數遼之罪告於天地曰世事遼國恪修職貢
定烏春窩謀罕之亂破蕭海里之衆有功不省而侵
侮是加罪人阿疎屢請不遣今將問遼之罪天地其
監佑之遂命諸將傳檄而誓至遼界遇勃海軍耶律
謝十墜馬阿骨打射殺之阿骨打之子幹本與數騎
陷遼圍中阿骨打救之免胄戰或自旁射之阿骨打
顧見射者一矢而斃謂其下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子
氣百倍遼軍大奔蹂踐死者十七八撒改在別部聞
之使粘沒喝及谷神來賀勸其稱帝阿骨打曰一戰
而勝遂稱大號何示人淺也進軍寧江州填塹攻城
寧江人自東門出阿骨打邀擊盡殪之遼統軍司以
聞遼主射鹿於慶州畧不介意惟遣海州刺史高仙
壽應援而已十月朔寧江州陷遼防禦使藥太師奴
被獲阿骨打陰縱之使招諭遼人遂引兵還初女真
部民皆無徭役壯者悉爲兵平屠則漁畋射獵有警
則下令徵之凡步騎之仗糗皆自備焉其部長曰勃
董行兵則稱曰猛安謀克猛安猶千夫長謀克猶百
夫長也凡以衆降附者率以猛安謀克之名授之

阿骨打縱藥
太師奴還使
招遼人

十一月遼主聞寧江州陷召羣臣議漢人行宮副部
 署蕭陶蘇幹曰女真雖小其人勇而善射我兵久不
 練若遇強敵稍有不和諸部離心不可制矣今莫若
 大發諸道兵以威壓之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曰如
 陶蘇幹之謀徒示弱耳但發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
 乃以司空蕭嗣先為東北路都統蕭達不野副之發
 契丹奚軍三千及中京禁兵等七千屯出店河阿骨
 打率眾來禦未至混同江會夜阿骨打方就枕若有
 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
 行黎明至混同江遼兵方壞凌道阿骨打選壯士十
 人擊走之因帥眾繼進遂登岸與遼兵遇會大風起
 塵埃蔽天阿骨打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其獲
 免者十有七人樞密使蕭奉先嗣先兄也懼嗣先得
 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劫掠若不肆赦恐聚為患遼
 主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自是諸軍相謂曰戰則有
 死無功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鬪志遇敵輒潰阿骨
 打進襲遼蕭敵里於幹隣灤東殺獲甚眾遼人嘗言
 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 十二月遼

蕭奉先為嗣
 先解罪請肆
 軍士卒

賓祥咸三州及鐵驪部叛降女真鐵驪王奚回離保未幾逃歸

五年春正月壬申朔女真完顏阿骨打稱帝國號金先是阿骨打既屢勝遼其弟吳乞買率將佐勸其稱帝阿骨打不許阿離合懣蒲家奴粘罕等復以爲言至是阿骨打始用鐵州降人楊朴策遂稱皇帝卽位且曰遼以賓鐵爲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色尚白况所居按出虎水之上於是國號大金建元收國更名旻追尊祖

阿骨打用楊朴策稱帝國號金

龕福以下皆爲帝以吳乞買爲諳班勃極烈撒改斜也爲國論勃極烈其國語謂金爲按出虎謂尊大爲諳班謂國相爲國論斜也亦阿骨打弟撒改烏古廼之孫也粘罕又名沒喝亦其國語云遼主使僧家奴持書往金議和使爲屬國阿骨打遣塞刺復書云若歸叛人阿蘇遷黃龍府於別地然後議之金主自將攻遼黃龍府進薄益州州人走保黃龍金取其餘民而去遼遣都統幹里朶左副統蕭乙薛右副統耶律張家奴都監蕭謝佛留將騎二十萬步卒七萬戍

遼主遣人議阿骨打不

幹里朶等戍
遼屯田金謀
良虎等敗之

遼且屯田以為持久計金主聞之率眾趨達魯古城
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二
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為陣謀良虎以右翼
先馳遼左軍左軍却婁室銀术可衝遼中堅陷陣力
戰粘沒喝以中軍助之遼兵遂敗金兵乘勢追躡至
其營會日已暮圍之黎明遼兵潰圍出金人逐北至
阿婁岡遼步卒盡殫耕具數千皆為金人所獲是役
也遼人本欲屯田且戰且守故併其耕具皆失之

三月遼使張家奴等六人齎書使金猶斥阿骨打名

冀其降金主以為書辭慢侮留五人獨遣張家奴還

報書亦斥遼主名諭遼主降 六月遼復遣使如金

金主留其使蕭辭刺不遣 八月遼主下詔親征女

真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為御營都

統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萬為先鋒餘分五部北

出駱駝口別以漢步騎三萬南出寧江州發數月糧

期必滅女真 九月金主攻遼黃龍府次混同江無

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

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水及馬腹既濟使人測其

遼使如金金
留不遣
遼主親征女
真

金克黃龍府

章奴等謀立
耶律淳淳不
從遂稱叛敗
死

渡處深無涯涘於是遂克黃龍府遣蕭辭刺還遼曰
若歸我叛人阿疎卽當班師遼師渡混同江副都統
章奴與耶律淳妃弟蕭諦里及其甥蕭延畱等誘將
士二歸謀迎立淳淳與宗之孫也初昭懷太子得罪
道宗欲立淳爲太子羣臣諫乃止遼主卽位寵待加
厚號其父和魯幹爲太叔封淳越王畱守京東於是
章奴遣諦里以其謀告淳淳曰此非細事主上自有
諸王當立北南面諸大臣不來而汝言及此何也密
令左右拘之有頃遼主使行宮小底乙信等持書至
備言章奴之謀淳卽斬諦里等携其首單騎詣廣平
淳待罪遼主遇之如初章奴知淳不見聽乃率麾下
掠取上京府庫財物至祖州帥其黨告太祖廟數遼
主過惡移檄州縣遂結渤海羣盜至數萬趨廣平犯
行宮不克北趨降虜山順國女真阿鶻產以三百騎
一戰勝之擒其貴族二百餘人立斬以徇餘得脫者
皆奔女真章奴詐爲使者欲奔女真爲邏者所獲縛
送遼主所腰斬於市十二月金主聞遼主親征乃
聚衆以刀務面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

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奈何！非人人死戰，恐不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爲福。諸軍羅拜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帥師迎敵。遼主自將至駝門，駙馬蕭特末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至幹隣灤。金主行次爻刺，與其臣謀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於此，深溝高壘以待之。會獲遼督餉者，知遼主以章淳反，西還已二日矣。諸將請乘怠擊之，遂追遼主及於護步答岡。金主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枕籍相屬百餘里，獲輿輦帟幄兵械軍資他寶物馬牛不可勝紀。蕭特末焚營而遁，金主亦退。

六年春正月，遼東京留守蕭保先嚴酷，渤海苦之。是月朔夜半，有惡少年十餘，乘酒執刀踰垣入府，刺殺保先。戶部使大公鼎聞亂，卽攝留守事，與副留守高清明集溪漢兵千人，盡捕其衆，斬之，撫定其民。裨將渤海高永昌時以兵三千屯八甌口，見遼政日衰，金

兵方強，遂誘渤海并戍卒入遼陽，據之旬日之間，遠近嚮應，有兵八千人。因僭號稱隆基元年。遼主遣蕭韓家奴、張琳討之。夏四月，金人攻高永昌，殺之。遂取遼東京州縣。初，永昌使人求援於金，且曰：願并力以取遼。金主使胡沙補謂永昌曰：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汝輒據之，以僭大號，則不可。若能歸款，當授王爵。永昌不從。金主乃遣幹魯帥諸軍攻永昌。與遼將張琳等遇戰，敗之。遂取瀋州。永昌大懼，率眾拒金。遇於活水。金師既濟，永昌之軍不戰而却。遂北至遼陽城下。明日，永昌盡率其眾與金戰，又大敗。遂以五千騎奔長松。遼陽人撻不野執永昌以獻。金主殺之。於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繫遼女真皆降於金。金主以幹魯爲南路都統，幹論知東京事。六月，遼以耶律淳爲元帥。

七年八月癸亥，遼主自燕至陰涼河，募遼東人爲兵，使報怨於女真。號曰怨軍，凡八營二萬八千餘人。屯衛州、蒺藜山。以渤海鐵州人郭藥師等爲師。十二月，遼耶律淳遣金咸州都統幹魯、古書議和。幹魯、古

告於金主金主猶以歸賽刺及阿疎為言淳軍至蒞
黎山幹魯古及知東京事幹論等攻顯州襲破遼怨
軍師郭藥師遂進與淳戰淳敗走幹魯古追至河里
真波拔顯州於是乾懿豪徵成川惠七州皆降金
遼東鐵州人楊朴言於金主曰自古英雄開國必先
求大國封冊金主從之乃遣使求封冊於遼使至遼
時遼東諸州盜賊蜂起掠民以充食樞密蕭奉先等
勸遼主許之

重和元年十二月遼大饑人相食

楊朴勸金主
求封冊于遼

阿骨打不受
懷皇帝
之冊

宣和元年三月遼遣使冊金阿骨打為東懷國皇帝
阿骨打不受初遼遣耶律奴哥如金議和金主復書
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中京上京興中府三
路州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為質還我行人
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既而
奴哥復至金使胡突袞與俱如遼免取質子及上京
興中府所屬州縣裁減歲幣之數且曰必以兄事我
冊用漢儀如不可勿復遣使遼主從之凡七遣使如
金議冊禮金乃使烏林答贊謨如遼迎冊冊至金

主以無兄事之語又不稱大金而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議語涉輕侮乃復使贊謨如遼責其冊乖體式必如前書所定然後可從八月金製女真字女真初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金主遂命谷神依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製度合本國語製女真字行之後複製女真小字謂谷神所製為大字云二年三月遼復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不許先是遼遣蕭習泥烈持冊藁如金金遣烏林答贊謨持冊副本報遼遼以金所定大聖二字與先世稱號同遣習泥

烈往議金主怒謂其臣曰遼人屢敗遣使求成惟飾虛詞以為緩師之計當議進兵乃令咸州路統軍司治軍旅修器械將以四月進師令斜葛留兵一千鎮守闕母以餘兵來會於渾河和議遂絕五月金主自將攻遼上京以遼使蕭習泥烈宋使趙良嗣從遣降者馬乙持詔諭城中使速降遼主方獵於胡土白山聞金舉兵命耶律白斯不等選精兵三千以濟師金主進攻且謂習泥烈趙良嗣曰汝可觀吾用兵以卜去就遂臨城督戰諸軍鼓譟而進自旦及已闕母

等以麾下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撻不野以城降良嗣等奉觴為壽皆稱萬歲金主乃還

三年二月遼都統耶律余覲叛降金初遼主四子長趙王習泥烈次晉王敖盧幹次秦王定次許王寧晉王文妃蕭氏所生積有人望女真興兵境內郡縣所失幾半而遼主畋遊不恤忠臣多被疎斥文妃作歌諷諫遼主銜之樞密使蕭奉先元妃之兄而秦王許王之舅也以國人屬意晉王恐秦王不得立因潛圖之文妃姊適耶律撻曷里妹適耶律余覲一日其姊

主聽蕭奉
誣殺文妃
昱等耶律
覲叛降金

若妹俱會軍前奉先諷人誣文妃與駙馬蕭昱及余覲撻曷里等謀立晉王而尊遼主為太上皇遼主遂誅蕭昱撻曷里等而賜文妃死余覲在軍中聞之大懼即率千餘騎叛降於金遼主遣蕭遐賣等將兵追之及諸閭山縣遐賣等謀曰主上信蕭奉先奉先視吾輩蔑如也余覲乃宗室豪俊當不肯為奉先下若擒余覲他日吾黨皆余覲也不若縱之還即給曰追不及余覲至金金主見之因詔咸州都統司曰自余覲來灼見遼國事宜已決議親征其治軍以俟師期

粘沒喝勸金主侵遼中京

十一月金侵遼中京，初耶律余覲奔金，金粘沒喝言於金主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今乘其釁可襲取。中京天時人事不可失也。金主然之。羣臣言時方寒，金主不聽。竟用粘沒喝計，以斜也都統內外諸軍，蒲家奴粘沒喝幹本幹離不蒲盧虎等副之。耶律余覲為鄉導，以趨遼中京大定府。

四年春正月金克遼中京，遂下澤州。遼主時獵於鴛鴦灤，余覲引婁室奄至，遼主憂甚。樞密使蕭奉先曰：余覲乃王子班之苗裔，此來欲立甥晉王敖盧幹耳。

遼主聽奉先殺敖盧幹

仍申生

死遼中京走雲中

若為社稷計，不惜一子，明其罪誅之，可不戰而余覲自退矣。會耶律撒八等復謀立敖盧幹，事覺，遼主召樞密使蕭得里底等議曰：反者必以此兒為名，若不除去，何以獲安。得里底唯唯。遼主乃遣人縊之。或勸敖盧幹亡，敖盧幹曰：安忍為蕞爾之軀而失臣子之節。遂就死。遼主素服三日。耶律撒八等皆伏誅。敖盧幹素有人望，諸軍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人心解體。余覲引金兵逼遼主行宮，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自鴛鴦灤走雲中，遺傳國璽於桑乾河。三月金粘沒

喝敗遼奚王於北安州，拔其城，遣谷神略近地，獲遼護衛習泥烈，知遼上下離心，使人報斜也。曰：遼主窮迫，若失機會，事難固矣。斜也意未決，幹本勸從之。斜也乃出青嶺，粘沒喝出瓢嶺，期會於羊城灤。遼主在雲中以金兵爲憂，蕭奉先猶言女真雖能攻我上京，終不能遠離巢穴。及聞金師將出嶺西，遼主遂趨白水灤，粘沒喝以精兵六千襲之，將近行營。遼主計不知所出，遂乘輕騎入夾山，始悟奉先之不忠，怒曰：汝父子誤我至此，殺爾何益？恐軍心忿怒，爾曹避敵苟安，禍必及我，其勿從行。奉先下馬哭拜而去，行未數里，左右執其父子，縛送金軍。金人斬其長子昂以奉先，及其次子昱，械送金主，道遇遼軍，奪以歸，並賜死。蕭得里底自知不免，亦絕食死。丙子，遼人立秦晉國王耶律淳爲帝，初遼主走雲中，留南府宰相張琳叅知政事，李處溫與耶律淳守燕京。處溫聞遼主入夾山，命令不通，卽與族弟處能及子奭，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淳。處溫邀張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卽真則不可。處溫曰：今日之事，天意人心已定。

李處温等立耶律淳為帝

豈可易也。琳不敢執，遂與諸大臣耶律大石、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集蕃漢百官諸軍及父老數萬人詣淳府，引唐靈武故事，勸進淳不許。將出，李奭持赭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驚駭，再三辭不獲，從之。羣臣上尊號曰天錫皇帝。建元天福，以妻蕭氏為德妃。妃普賢女也。加處温守太尉，張琳守太師，餘與謀者授官有差。改怨軍為常勝軍，軍旅之事悉委大石。遙降遼主為湘陰王，遂據有燕雲中及上京、遼西之地。遼主所有沙漠以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

寫表乞附庸金不報

粘沒喝大敗守忠

府諸蕃族而已。淳遣使來報，免歲幣，結好。亦遣使奉表於金，乞為附庸。金人不報。耶律大石者，太祖八世孫通遼，漢字善騎射，登進士第，累擢翰林學士承旨。遼謂翰林為林牙，故稱大石林牙。金人攻遼西京大同府，遼耿守中救之。粘沒喝謀良虎幹本等繼至，粘沒喝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使餘兵去馬，從旁射之，守忠大敗，其眾殲焉。西京西路州縣部族皆降金。夏四月，金取遼東勝州，獲阿疎，至金，金人杖而釋之。六月，遼耶律淳寢疾，聞遼主傳檄天德、雲內、朔武

應蔚等州合諸蕃精騎五萬約以八月入燕并遣人問勞索衣裘茗藥淳甚驚命北南面大臣議李處溫蕭幹等有迎秦王定拒湘陰王之說惟南面行營都部署耶律寧曰天祚果能以諸蕃兵大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湘父子也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處溫等以寧扇亂軍心欲殺之淳曰彼忠臣也焉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耳復何面自相見耶已而淳疾自知不起密授處溫蕃漢馬步軍都元帥意將屬以後事及蕭幹等召宰執入議處溫稱疾不

軍律淳死蕭后稱制李處溫父子謀變伏誅

至陰聚勇士為備給云奉密旨防他變淳死蕭幹等乃立淳妻為皇太后主軍國事奉遺命遙立秦王定為帝蕭后遂稱制改元德興謚淳為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於燕西之香山蕭后聽政幹以后命召處溫至以時方多難未即加誅但追毀元帥劄子處溫父子懼禍南通童貫欲挾蕭后納土北通於金欲為內應事覺后執處溫問之處溫自陳有定策功后曰誤秦晉國王者皆爾父子何功之有併數其前罪惡數十處溫無以對乃賜死齶其子奭而磔之籍其家得

錢七萬緡金玉寶器稱是皆爲宰相數月間所取也夏主使李良輔將兵三萬救遼金將幹魯婁室敗之於宣水追至野谷澗水暴至夏人漂沒者不可勝計

八月金阿骨打襲遼延禧於石輦驛延禧敗走時遼主旣失西京及沙漠以南遂奔於訛莎烈金斜也使幹離不言於金主曰今雲中新定諸路遼兵尚數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諸將望幸軍中金主從之旣而聞遼主在天漁樂乃自將精兵萬人襲之蒲家奴幹離不率兵四千爲前鋒晝夜兼行及遼主於石輦

幹離不追敗
遼主

驛軍士至者才千人遼兵二萬五千方治營壘蒲家奴與諸將議耶律余覲曰我軍未集人馬疲劇未可戰也幹離不曰今追及遼主而不亟戰日入而遁則無及矣遂戰短兵接遼兵圍之數重副統軍蕭特烈諭軍中以君臣之義士皆殊死戰遼主謂幹離不兵少必敗遂與妃嬪登高阜觀戰余覲指遼主麾蓋以示諸將幹離不等遂以騎兵馳赴之遼主望見大驚卽遁去遼兵遂潰幹離不等還金主曰遼主去不遠盍亟追之幹離不追至烏里質驛遼主棄輜重而遁

金克遼燕京

蕭特烈被執。十二月金克遼燕京。時金主分三道進兵攻燕。遼蕭后五上表於金，求立秦王。定金主不許。遼人遂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關，崖石自崩，戍卒多壓死。遼人不戰而潰。金兵渡關而南，遼統軍都監高六等送款於金。金主至燕京，遂自南門入。使銀水可婁室陳於城上。金主次城南。遼宰相左企弓參政虞仲文、康公弼、樞密使曹義勇、張彥忠、劉彥宗等奉表詣金營請罪。金主並釋之，命守舊職。而遣左企弓等撫定燕京諸州縣。蕭德妃與蕭幹自古北口趨天德。於是遼五京悉為金有。

遼奚回離保自立為奚國皇帝復為夏所殺

五年春正月，遼知北院樞密事奚回離保即箭筈山自立為奚國皇帝，改元天復。以奚漢渤海三樞密院改東西節度使為二王分司。遼主命都統耶律馬哥討之。二月，遼主奔四部族。蕭德妃來見，遼主怒，殺之。追降淳為庶人，而赦其黨蕭幹奔奚。夏四月，金以幹魯為都統，幹離不副之。使襲遼主於陰山，至居庸，獲耶律大石、幹魯，使幹離不銀水、可婁室等以兵三千分道襲遼主。將至青塚，遇泥濘，不能進。幹離不

遼主殺淳妃

以繩繫大石使爲鄉導直趨遼主營幹魯等大軍繼至時遼主往應州其子秦王定許王寧及諸妃女併從臣皆被執盡失輜重萬餘乘惟太保特母哥竊遼主次子梁王雅里及長女特里乘軍亂出赴遼主軍得免幹魯兵至埽里門爲書招遼主遼主自金城來聞金人以所獲東去乃率兵五千餘邀戰於白水灤幹離不以兵千餘敗之遼主遁去金人獲遼主長子趙王習泥烈追奔二十餘里盡得其從馬別獲遼牧馬萬四千匹車八千乘遼主使人持兔紐金印僞請

遼主乞爲弟
子幹離不不
許

遼主從李乾
順請入夏蕭
特烈等切諫
不從遂劫雅
里走西北部

降於金而西走雲內幹離不復以書招遼主諭以石
晉北遷事遼主答書乞爲弟若子量賜土地幹離不
不許五月夏主李乾順遣使請遼主臨其國遼主
從之中軍都統蕭特烈等切諫不聽遂渡河次於金
肅軍北人情惶懼不知所爲特烈陰謂耶律元直曰
事勢如此億兆離心正我輩效節之秋不早爲計奈
社稷何乃共劫遼主第二子梁王雅里走西北部三
日遂立爲帝改元神曆以特烈爲樞密使特母哥副
之奚回離保爲其下所殺金遣使如夏時幹離

不趨天德聞夏迎護遼主遼主已渡河乃遺書於夏

使執送遼主且許割地 八月金主阿骨打去燕京

有疾命粘沒喝為都統蒲家奴幹魯副之駐兵雲中

以備邊而還至部渚灤殂國論勃極烈斜也等請阿

骨打弟諳班勃極烈吳乞買即位更名晟改元天會

謚阿骨打曰大聖武元皇帝廟號太祖以斜也為諳

班勃極烈幹本為國論勃極烈輔政幹本阿骨打庶

長子也 冬十月遼雅里死蕭特烈等復立耶律朮

烈為帝朮烈興宗孫也 十一月遼朮烈及蕭特烈

為亂兵所殺

六年春正月夏遣把里公亮請以事遼之禮稱藩于

金且受地粘沒喝承制割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乙室

邪刺部吐祿灤西之地與之自是兩國信使不絕

秋七月遼主延禧復渡河居於突呂不部耶律大石

自金來歸遼主責之曰我在汝何敢立淳大石對曰

陛下以全國之勢不能一拒敵棄國遠遁使黎民塗

炭即立十渟皆太祖子孫豈不勝乞命於他人耶遼

主無以答賜酒食而赦之 金襲遼主營遼主北走

夏稱藩于金

延禧渡河耶

石自金

歸

有謨葛失者迎遼主至其部事之甚謹遼主遂得至
烏敵烈部遼主得耶律大石及謨葛失之兵自謂有
天助再謀出兵收復燕雲大石諫曰向以全師不謀
戰備使舉國皆爲金有國勢至此而方求戰非計也
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遼主不從與金人戰敗
走山陰

七年春正月遼主延禧謀奔夏會党項小斛祿遣人
請遼主臨其地遼主遂趨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遼
主徒步走出乘從者馬得脫途次絕糧從者至嚙冰
雪以濟饑過天德至夜將宿民家給曰偵騎其家知
之乃叩頭跪而大慟潛宿其家遂趨党項以小斛祿
爲西南面招討使總知軍事二月遼主至應州新
城東六十里爲金將婁室等所獲以歸八月廢延
禧爲海濱王遼遂亡

金婁室等獲
遼主以歸

遼耶律大石稱帝於起兒漫
先是大石以諫遼主不從遂殺北院樞密蕭乙薛自
立爲王率衆西走至可敦城駐於北庭都護府會西
鄙七州十八部諭以興復事得精兵萬餘置官吏立
排甲具器械又遺書假道於回鶻王畢勒哥畢勒哥

耶律大石稱
帝于起兒漫
自號西遼

得書卽迎至邸願質子孫爲附庸送至境外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國獲牛羊駝馬不可勝計至尋思干西域諸國舉兵十萬號忽兒珊來拒戰大石分所部爲三軍進擊大敗之僵屍數十里駐兵尋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國王來降貢方物又西行至起兒漫羣臣共冊立大石爲帝改元延慶號曰天祐皇帝妻蕭氏爲昭德皇后是爲西遼

張溥曰完顏阿骨打于宋政和四年叛遼宣和五年卽克遼五京主延禧出走說者曰遼起朔

野兵甲之盛鼓行窳外席卷河朔其地東至于海西至京山暨于流沙北至臚胸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歷梁唐晉漢周宋六代世爲勁敵阻卜木不姑大國十數西夏党項吐渾回鶻等強國百數咸奉臣制女真卽風俗鷲勁苦耕善戰舉事不十年遂成大業阿保機以來二百餘年之版宇條焉委土何興之暴也遼自太祖迄于天祚國凡九主其中在位久享令名者惟聖宗隆緒繼以興宗宗貞道宗洪基政令日替諸部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二
反側延禧荒暴未運增慝。云形著矣。蕭文妃諷諫而賜之死。晉王敖盧幹有人望而遣人縊之。蕭奉先用事而內外解體。耶律余覲叛而大臣效尤。至今讀勿嗟塞上。與丞相來朝二歌。未有不嘆遼數之盡者也。女真烏古廼節度治兵。劾里鉢建官統部。盈哥討殺海里累世強戰心漸輕。遼阿骨打性尤跋扈。天祚欲行誅戮。奉先止之。後卽借釁阿疎舉兵先發。飽鷹縱颺。欲使復馴不可得也。混同江之戰。蕭嗣先敗績。奉先復

爲掩罪。曲行肆赦。士心益懈。遂至黃龍失守。親征喪師。夾山一遁。悔恨何及。石勒奴事元海而擒殺劉曜。姚萇臣於苻堅而親鞭其尸。二虜兇殘。主皆英武。一朝犯順。禍竟滔天。天祚無能。既不敢望苻劉而完顏兄弟強盛。左勒右萇。彼爲風雨。此爲朽枯。知莫敵也。北遼耶律淳者。興宗第四孫。雅好文學。燕京無主。張琳等以權立之。亡何病死。耶律大石以太祖八代孫。緣國破敗。建號萬里之外。寡母弱子。更繼迭承。幾九十年。

雖名西遼遼已亡矣。二人才非定難。志鮮勤王。見利則趨。遇險則止。休之拒宋。蕭譽存梁。既絕而續不亦難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三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復燕雲

鄭允中童貫使遼

徽宗政和元年九月遣端明殿學士鄭允中及宦者童貫使遼。童貫既得志於西羌。遂謂遼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之。乃以鄭允中充賀遼主生辰使。而以貫副之。或言以宦官為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

馬植陳滅遼
之策

破羌故欲見之因使覘其國策之善者也遂行冬
十月童貫以遼李良嗣來命爲秘書丞賜姓趙燕人
馬植本遼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汚而內亂不齒於人
童貫使遼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
因得見貫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
嗣薦諸朝植卽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
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
遼其國可圖也議者爲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
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啓之

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召問之植對曰遼國必亡陛
下念舊民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謫以
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真得志事不
侔矣帝^嘉加納之賜姓趙氏以爲秘書丞圖燕之議自
此始

重和元年二月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使金約夾攻
遼初建隆中女真嘗自國之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
故道猶存至是有漢人高藥師者泛海來言女真建
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共

馬政同高蔡
帥浮海使金
約夾攻遼

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賈市馬詔以往不能達而
還帝乃復委童貫選人使之遂使馬政同藥師由海
道如金政言於金主曰主上聞貴朝攻破契丹五十
餘城欲與通好共行弔伐若允許後當遣使來議自
是始通金好

金主粘沒喝
議遣李善慶
等來修好

宣和元年春正月金主與粘沒喝議遣渤海人李善
慶女真散覲持國書并北珠生金等物同馬政來修
好詔蔡京等論以夾攻遼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餘
日遣政同趙有開賚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報聘

二醫端奏高
麗語宜備女
正

行至登州有開死會謀者言遼已封金主為帝乃詔
政勿行止遣平海軍校呼慶送善慶等歸金金主遣
慶歸且語之曰吾已獲遼數路汝歸見皇帝果欲結
好早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從也初高麗來求醫帝
命二醫往至是歸奏云高麗館醫甚勤日夕引之視
其用兵布陣禦敵之方曰聞天子將與女真圖契丹
苟存契丹猶足為中國捍邊女真虎狼不可交也宜
早為之備帝聞之不樂安堯臣上言陛下臨御之
初嘗下詔求言於是謗士效忠而儉人乃誤陛下加

安堯臣諫開
邊務

金 趙良嗣使

以詆誣之罪使陛下負拒諫之謗故比年天下杜口以言為諱乃者宦寺交結權臣共倡北伐而宰執以下無一人肯為陛下言者臣謂燕雲之役與則邊覺遂開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昔秦始皇築長城漢武帝通西域隋煬帝遠左之師唐明皇幽薊之寇其失如彼周宣王伐玁狁漢文帝備北邊元帝納賈捐之議光武斥臧宮馬武之謀其得如此藝祖撥亂反正躬擐甲胃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下者豈勇略智力不能下幽燕哉蓋以區區之地契丹所必爭

恐使吾民重困鋒鏑章聖澶淵之役與之戰而勝乃聽其和亦欲固本而息民也今童貫深結蔡京同納趙良嗣以為謀主故建平燕之議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釁狼子蓄銳伺隙以逞其欲此臣之所以日夜寒心伏望思祖宗積累之艱難鑒歷代君臣之得失杜塞邊隙務守舊好無使外夷乘間窺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慰生靈帝然之且以言路久壅宜導以賞予補承務郎後竟為奸謀所奪二年二月乙亥遣趙良嗣使金先是呼慶自金還具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三

金人來議攻
遼及歲幣

道金王言并持其書來請別遣使通好時童貫密受
旨圖燕因建議遣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往仍以市馬
為名其實約攻遼以取燕雲之地 八月金人來議
攻遼及歲幣遣馬政報之初趙良嗣謂金王曰燕本
漢地欲夾攻遼使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京折津
府金王許之遂議歲幣金王因以手札付良嗣約金
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宋兵自白溝夾攻不然不
能從因遣勃董偕良嗣還以致其言帝使馬政報聘
書曰大宋皇帝致書於大金皇帝遠承信介特示函

鄭居中趙隆
力陳北伐不
可王黼獨言
用兵貫遂巡
還

書致討契丹當如來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
不得過關歲幣之數同於遼仍約毋聽契丹講和
四年三月金人來約夾攻遼命童貫為河北河東路
宣撫使屯兵於邊以應之初熙河鈐轄趙隆嘗極言
其不可童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
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啓釁萬死不足
謝責貫不悅鄭居中亦力陳不可謂蔡京曰公為大
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筭京曰上厭
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

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由是議寢。及金數敗，遼兵童貫乃復乞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時睦寇初平，帝亦悔於用兵。王黼獨言曰：中國與遼雖為兄弟之邦，然百餘年間，彼之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真即強，中原故地將不復為我。有帝遂決意治兵。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筭，得錢六千二百萬緡，以充用。黼又遺童貫書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會

聞耶律淳自立，乃命貫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且招諭幽燕，蔡攸副之。仍以三策付貫，如燕人悅而取之，因復舊疆土上也。耶律淳納款稱藩次也。燕人未服，按兵巡邊下也。中書舍人宇文虛中上書言：臣聞用兵之策，必先計強弱虛實，知彼知己，以圖萬全。今論財用之多寡，指宣撫司所置，便為財用有餘。若沿邊諸郡，帑藏空虛，廩食不繼，則略而不問。論士卒之強弱，指宣撫司所駐，便言兵甲精銳。若沿邊諸郡，士不練習，武備剝缺，則置而不講。夫邊圉無應敵之

具軍府無數日之糧，雖孫吳復生，亦未可舉師。是在我者，未有萬全之策也。用兵之道，禦攻者易，攻人者難。守城者易，攻城者難。守者在內，而攻者在外，在內爲主而常逸，在外爲客而常勞。逸者必安，勞者必危。今宣撫司兵約有六萬，邊鄙可用，不過數千。契丹九大王，耶律淳者智略輻湊，素得士心。國王委任信而不疑，今欲亟進兵於燕城之下，使契丹自西山以輕兵絕吾糧道，又自營平以重兵壓我營壘。我之糧道不繼，而耶律淳者激勵衆心，堅城自守，則我亦危殆矣。是在彼者，未有必勝之道也。夫在我無萬全之策，在彼亦未可必勝。茲事一舉，乃安危存亡之所繫，豈可輕議乎？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年，間有貪憚，不過欲得關南十縣而止耳。間有傲慢，不過對中國使人稍虧禮節而止耳。自女真侵削以來，向慕本朝，一切恭順。今舍恭順之契丹，不封植拯救，爲我藩籬，而遠踰海外，引強捍之女真，以爲鄰國。彼旣藉百勝之勢，虛喝驕矜，不可以禮義服也。不可以言說喻也。視中國與契丹，拏兵不止，鏖戰不解，勝負未決，強弱

未分持卞莊兩鬪之說引兵踰古北口撫有悖桀之衆繫纒契丹君臣雄據朔漠貪心不止越逸疆圉憑凌中夏以百年怠惰之兵而當新銳難敵之虜以寡謀持重以安閒逸之將而角逐於血肉之林巧拙異謀勇怯異勢臣恐中國之邊患未有寧息之期也譬猶富人有萬金之產與寒士為隣欲肆并吞以廣其居乃引強盜而謀曰彼之所處汝居其半彼之所畜汝取其全強盜從之寒士既亡雖有萬金之富日為切隣強盜所窺欲一夕高枕安卧其可得乎愚見竊

以為確喻望陛下思祖宗創業之艱難念邦域百年之盟好下臣此章使百寮廷議儻臣言可採乞降詔旨罷將帥還朝無滋邊隙俾中國衣冠禮義之俗永覩昇平天下幸甚書下三省黼讀之大怒摺摺他事除集英殿修撰督戰益急而北事始不可收拾矣

蔡攸與貫勣
兵陛辭戲乞
二嬪

五月乙亥以蔡攸為河北河東宣撫副使與童貫共勒兵攸童駮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陛辭值二美嬪侍帝側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
庚辰童貫至高陽關用知雄州和訛計降黃

种師道諫貫
用兵不聽

榜及旗，述弔民伐罪之意。且云：若有豪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即除節度使。遂命都統制种師道護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隣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分兵為兩道。師道總東路兵，趨白溝。辛興宗總西路兵，趨范村。癸未，耶律淳聞之，遣耶律大石、蕭幹禦之。師道次白溝，遼人譟而前，擊敗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於蘭溝，甸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大挺自防，賴以不大敗。丁亥，辛興宗亦敗於范村。六月己丑，种師道退保雄

兵敗詔

州。遼人追擊至城下，帝聞兵敗，懼甚，詔班師。遼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隣，基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救災恤隣，古今通誼，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种師道復請許之和，貫不答，而密劾師道助賊。王黼怒，責授師道右衛將軍致仕。秋七月，王黼聞耶律淳死，復命童貫、蔡攸治兵，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延慶為都統制。九月戊午，除朝散郎宋昭名，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隣。異時金必敗，盟為中國患。乞

黼復命貫攸
治兵

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王黼大惡之故除昭名勒停廣南編管已未金人聞童貫舉兵恐朝廷徑取燕而歲幣不可得乃遣徒孤且烏歇等來議師期帝遣趙良嗣報之且言不負初約 巳卯遼將郭藥師以涿易二州來降時藥師為遼常勝軍帥留守涿州以蕭后立蕭幹專政國人多貳謂所部曰天祚失國女政不綱宋天子

遼郭藥師聞蕭后專政以涿易來降

重兵壓境此男兒取金印時也遂擁所部八千人奉二州來降童貫受之以聞詔授恩州觀察使以兵隸劉延慶 冬十月改燕京為燕山府涿易八州並賜名 癸巳童貫遣劉延慶郭藥師將兵十萬出雄州以郭藥師為鄉導渡白溝延慶軍無紀律藥師諫曰今大軍拔隊行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奔潰矣不聽至良鄉遼蕭幹率眾來拒延慶與戰而敗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之城

貫造劉延慶名藥師攻燕人蕭幹所敗

可得也。因請延慶子光世簡師為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楊可世與藥師率兵六千。夜半渡盧溝而進。質明，常勝軍帥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以入。藥師等繼至，遣人諭蕭后。后密報蕭幹，幹舉精甲三千還燕。巷戰，光世淪約不至。藥師失援而敗，與可世棄馬縋城而出，死傷過半。世宣死焉。延慶營於盧溝南，幹分兵斷餘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偽相語曰：「吾師三倍漢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為應，舉火為期，殲之無遺。」既言，乃陰逸一人歸報。延慶聞而信之。明日，見火起，以為敵至，即燒營遁。士卒蹂踐死者百餘里。幹因縱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知宋之無能為，作賦及歌詩以誚之。藥師還，猶進安遠軍承宣使。十一月戊寅，金人來議燕地。十二月戊子，遣趙良嗣復如金。初，朝廷與金約，但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平營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悔欲併得之，金主不肯。及趙良嗣往，金主使蒲家奴

王黼欲併得平營三州

不肯使
長嗣往求

金克遼燕京

責良嗣以出兵失期且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
薊景檀順涿易六州良嗣言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
今乃如此信義安在抗辨數四金人不從良嗣乃與
其使李靖偕來止許山前六州帝復遣良嗣送之且
求營平灤三州 庚寅加郭藥師武泰節度使 辛
卯金克遼燕京時童貫再舉伐燕不克成功懼得罪
乃密遣王瓌如金以求如約夾攻金主今道進兵
遂克燕遣騎兵送趙良嗣還且致遼俘

五年春正月戊午金遣使來趙良嗣復如金初良嗣

王黼使趙良
如金許以
絹充燕京
租稅

以王安中郭
師知燕山

至燕與金主議燕京西京之地金主曰若宋必欲平
灤等州并燕京不與因以答書先示良嗣讀至燕京
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本朝良嗣因曰租稅
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租稅者粘沒喝曰燕京
自我得之則當歸我若不蚤見與請速追涿易之師
無留我疆乃遣李靖等與良嗣偕來靖既入對遂見
王黼黼謂靖曰租稅非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故欲以
銀絹充之靖復請去年歲幣帝亦特許之故仍命良
嗣與靖偕使 辛酉以王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同

知府事時朝廷以金人將歸燕謀帥臣守之左丞王安中請行王黼贊於帝遂授安中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郭藥師爲檢校少保同知府事詔藥師入朝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張水嬉使觀之命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後苑延春殿藥師拜庭下泣言臣在虜中聞趙皇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帝深褒稱之委以守燕對曰願效死又令取天祚以絕燕人之望藥師變色言曰天祚故主也國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他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他人因涕泣如雨帝以爲忠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輩力也卽剪盆分給之加檢校少傅歸鎮燕山府路三月己未遣使如金初趙良嗣至燕謂金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能相從耶金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矣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及常勝軍我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且言

左企弓勸金
主勿捐燕

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金
主謂之曰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企弓嘗以
詩獻金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
金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良嗣既還金聞遼主謀復
故地乃悉斷盧溝北橋梁焚次舍以防之良嗣行至
雄州以金書遍奏其略言貴朝兵不克夾攻特用已
力下燕所以拘稅今據燕管內每年租六百萬貫良
嗣等稱御筆許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專其平灤等州
不在許限儻務侵求難終信義仍速追過界之兵王
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自雄州再往使許遼
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
萬緡及議畫疆與遣使賀正旦生辰置榷場交易金
主大喜遂使銀朮可等持誓書草來許以燕京及六
州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
與之限帝曲意從之遣盧益趙良嗣等持誓書往至
涿州金谷神等先索書觀之言其字畫不謹令易之
益言帝親書所以示尊崇於大國也金人不聽比至
汴京更易者數四金人又言近有燕人趙溫訊等逃

金使楊璞以燕京六州來歸

出南朝須先還方可以交燕地。良嗣諭宣撫司縛送溫訊於金。既至，粘沒喝釋其縛而用之。金人又求糧，良嗣許以二十萬石。夏四月癸巳，金人使楊璞以誓書及燕京六州來歸。其平營灤三州終以非石晉所賂契丹之地，不預。庚子，命童貫、蔡攸入燕交割。時燕之職官富民、金帛子女皆為金人盡掠而去，惟存空城而已。粘沒喝猶欲止割涿易，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為之。乙巳，童貫等奏燕城老幼迎謁焚香稱壽。庚戌，帝曲赦兩河燕雲，命即日班師。

王黼以收復燕雲進官鄭居中自陳無功不拜

五月庚申，以王黼為太傅，鄭居中為太保。癸亥，進封童貫為徐豫國公，蔡攸為少師。時王黼竭天下之財以北征，僅得七空城。至是，率百官表賀，詔以收復燕雲故宰執皆進位，而命王黼總治三省事，賜玉帶。以趙良嗣為延康殿學士，鄭居中自陳無功不拜。六月丙戌，遼張毅以平州來歸。初，遼主之走西山也，平州軍亂，殺其節度使蕭諦里。毅撫安亂者，州民推毅領州事。耶律淳死，毅知遼必亡，乃籍壯丁五萬人，馬千匹，練兵為備。蕭德妃遣時立愛知平州，毅拒弗。

張穀殺左企弓等以平州來歸

納金人入燕京訪穀情狀於康公弼公弼曰穀狂妄寡謀何能為當示以不疑金人遂加穀臨海軍節度仍知平州既而粘沒喝又欲先下平州擒張穀公弼曰若加兵是趣之叛也公弼請自往覘之穀曰契丹八路七路已降今獨平州存敢有異志所以未解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使還公弼還言於粘沒喝曰彼無足慮也乃昇平州為南京加穀試中書平章事判留守事至是金驅遼宰相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遂入城言於穀曰左企弓不能守燕致吾民流離至此公今臨巨鎮握強兵盡忠於遼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穀遂召諸將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漠南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興復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遂為藩鎮矣即後日金人加兵內用平州之眾外藉宋人之援又何懼焉穀又訪於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為然穀乃遣張謙率五百餘騎傳留守令召左企弓

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至灤河西岸數企弓等十罪皆縊殺之。穀仍稱保大三年。畫天祚像朝夕謁事。必告而後行。稱遼官秩。榜諭燕人復業。恒產爲常勝軍所占者悉還之。燕民旣得歸。大悅。李石更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黨至燕京。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勢之地。張穀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無令西迎天祚。北合蕭幹也。安中深納之。令安弼至汴。以聞。帝以手札付同知燕山府詹度。第令羈縻之。而度促穀內附。穀乃遣張鈞張敦固持書來請降。王黼勸

王黼梁師成
爲譚稹代貫

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權。後不可悔。不聽。良嗣坐削五階。而詔安中及詹度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穀聞之。自謂得計。秋七月。童貫致仕。以內侍譚稹爲兩河燕山路宣撫使。時貫與蔡攸歸自燕。頗失上意。王黼梁師成共薦稹代貫。交雲中之地。稹至太原。招朔應蔚諸州降人爲朔寧軍。八月。遼蕭幹引兵破景薊州。遂攻燕。郭藥師與戰。破之。幹走死。初。金人旣陷燕京。幹就奚王府自立。爲帝國號大奚。時奚人饑。幹出盧龍嶺。攻破景州。又

藥師破殺藺
幹

敗常勝軍於石門鎮，陷薊州，寇掠燕城，其鋒銳甚。有
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棄燕者。已而藥
師大破其衆，乘勝窮追，過盧龍，殺傷大半。幹遁去，尋
爲其下所殺，傳首京師。詔加藥師太尉。冬十月，詔
建平州爲太寧軍，以張穀爲節度使。時金人聞穀叛，
遣闍母率三千騎攻穀。穀率兵拒之於營州，闍母以
兵少不交鋒而退。穀遂妄以大捷聞，朝廷拜穀節度
使，犒賞銀絹數萬。十一月，金幹離不攻平州，圍之。
金人以闍母無功而還，乃復使幹離不督闍母攻平

幹離不敗穀

州。會張穀聞朝廷犒賜將至，喜而遠迎。幹離不乘其
無備襲之，與穀戰於城東，穀敗，宵奔燕山。王安中納
而匿之。平州都統張忠嗣及張敦固出降金。金遣使
與敦固入諭城中，城中人殺其使者，立敦固爲都統，
閉門固守。詔殺張穀，函首以畀金。時金人以納叛
來責，朝廷初不欲發遣，金人索之益急。王安中取貌
類穀者，斬其首與之。金知非穀也，遂欲以兵攻燕。安
中言必不發遣，懼起兵端，朝廷不得已，令安中縊殺
之，函其首，併穀二子送於金。於是燕降將及常勝軍

金人來索穀
帝令函首以
畀之

武朔二州來
歸

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殺，即與殺。若求藥師，亦將與藥師乎？安中懼，因力求罷。詔以蔡靖知燕山府事。自是降將卒解體，而金卒用此為兵端云。金人來歸武朔州。時朝廷以山後諸州請於金，金主吳乞買新立將許之。粘沒喝自雲中至，言於金主曰：先帝初圖宋，協力攻遼，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帝辭其幣，而復與之盟，曰：無匿逋逃，無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童貫不遣，盟未期年已如是。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略，或難持久。請勿與之。金主遂遣使止以武朔二州來歸。

金人索糧
譚稹不與

六年三月，金人遣使詣宣撫司索趙良嗣所許糧二十萬石。譚稹曰：二十萬石，豈易致耶？良嗣口許，不足憑也。遂不與。金人由此大怒。六月，金人克平州，執張敦固殺之。詔以收復燕雲以來，京都兩河之民困於調度，令京西淮南兩浙江南荆湖四川閩廣並納免夫錢，每夫三十貫。委漕臣限督之，違者從軍法。

納免夫錢

積罷復以貫代

又詔宗室戚里宰執之家及宮觀寺院一例均敷於是徧索天下所得纔二十萬緡而結怨四海矣八月譚積罷復以童貫領樞密院事兩河燕山路宣撫使初金人以拓跋故地雲中二千里遺夏止以武朔二州來歸至是夏人舉兵侵武朔地界譚積遣兵禦之兵數交夏師不即退又金人以朝廷納張穀不給糧遂攻應蔚逐守臣朝廷罪積措置乖方詔致仕以貫代之時遼主延禧在夾山帝欲誘致之始遣一番僧齋御筆絹書通意及延禧許歸遂易書爲詔許待以皇帝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千間女樂三百人延禧大喜貫之是行名爲代積交割山後土地其實已約延禧來降自往迎之也然延禧以中國不足恃卒不至是月以復燕雲赦天下

七年六月封童貫廣陽郡王帝援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者胙土錫以王爵封貫爲王

張溥曰圖燕之議國人皆曰不可獨童貫王黼納馬植邪說銳意用兵竭天下之財僅獲七空城禍釁不解幾亡宋室其失策無論或有疑者

童貫封爲王

山前後十七州。久淪左衽。藝祖太宗屢爭不得。契丹數盡幅員。可還唾手。而讓之金人。心弗忍也。然金兵滿萬。勢可亡遼。卽微宋助天祚。忽焉遼窮。曷歸宋其壑也。設海道無通。國使不出。或受其來。或乘其敝。宋不惟無通金之患。兼有收遼之實。惜乎天子以時人謀。反左。今猶痛之。郭藥師憤蕭后不綱。以涿易來降。張鼓傷燕民流離。據平州而歸我。時宋兵威頗挫。弱不振。二將負弩掃境。願班朝列者。畏金人爲鷓獮耳。若政

和以來。謀國諸臣。蚤見及此。遼王告哀。撫而存之。使爲藩屏。齊桓公之所以全邢衛也。抑金遼方爭坐觀。成敗縱得燕京。委而去之。必爲我有。唐太宗之所以制突厥也。長守二策。聘弓鏃矢。無出境外。燕雲可復。奈何徽宗不悟哉。女真最微。大宋之名。彼所震也。宋不與通。但乘遼後。金卽有逞於遼。未敢遂無宋也。馬植獻議無端。遣使名爲通金。實有求焉。金先易之矣。童貫出師。敗北負約。張鼓歸順。逋逃召兵。金先輕宋而後。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三
敢責宋其責宋者一曰割地二曰加幣三曰納
叛使不相通三責曷至燕本可圖而圖者非人
始欲望福終乃要禍賊臣開疆天必不佑王安
石尚無功况黼貫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四

北海馮 琦原編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男永錫

日瑞

姪孫紹祖同校

玉瑞

方臘之亂 宋江附

徽宗宣和二年冬睦州清溪民方臘作亂方臘世居
縣塌村託左道以惑衆初唐永徽中睦州女子陳碩
真反自稱文佳皇帝故其地相傳有天子基臘因得
憑借以自信縣境梓桐幫源諸洞皆落山谷幽險處

方臘作亂以
誅朱勔為名
蔡遵顏坦擊
之皆敗死

民物繁夥，有漆楮杉材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朱勔花石綱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遊手之徒，以誅勔為名，遂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吏將帥，以巾飾為別，自紅而上，凡六等，無弓矢甲冑，惟以鬼神詭秘事相扇，誅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脅良民為兵，人安於太平，不識金革，聞金鼓聲，即歛手聽命，不旬日聚兵數萬，兩浙都監蔡遵、顏坦擊之，皆敗死於息坑。十二月臘攻陷青溪，遂陷睦、歙、州，東南將

郭師中戰死，北掠桐廬、富陽諸縣，進逼杭州，郡守趙寔棄城走，州陷，殺制置使陳建、廉訪使趙約，縱火六日，死者不可勝計，凡得官吏，必斷鬻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警奏至京師，時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於是凶焰日熾，附者益眾，東南大震，淮南發運使陳遵上言，臘眾強，東南兵弱，乞調京畿兵及鼎澧槍牌手，兼程以來，使不至滋蔓，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詔以童貫為江淮荆浙宣撫使，譚稹為兩浙置制使，率禁

童貫貫譚稹
討臘

旅及秦晉番漢兵十五萬討之

三年春正月方臘陷婺州又陷衢州衢守彭汝方被執罵賊而死賊屠其城 二月方臘陷處州又遣其

將方七佛引眾六萬寇秀州統軍王子武禦之會大軍至合擊賊斬首九千賊還據杭州 夏四月童貫

合兵擊方臘破之執臘以歸童貫譚稹前鋒至清河堰水陸並進屢擊破方臘臘焚官舍府庫民居宵遁

還清溪幫源洞諸將劉延慶王稟王渙楊惟忠辛興宗王淵等相繼至盡復所陷城貫等合兵擊臘於幫

源洞臘眾尚二十萬與官軍力戰深據岩屋為三窟

諸將莫知所入王淵裨將韓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即挺身直前渡險數里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

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洞口掠為已功併取臘妻子及偽相方肥等其眾遂潰臘之亂凡破六州五十二

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裸而縊於林中者相望百餘里 五月安置御史中丞陳過庭

於黃州過庭以睦寇竊發上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一人則寇自平又言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

韓世忠擒臘
辛興宗掠為
已功

陳過庭請誅
蔡京王黼朱
勔遂被貶

方臘伏誅童貫封公

交結權幸竊取各器罪惡盈積宜正典刑以謝天下
三人聞而憾之故貶 八月加童貫太師封楚國公
賞平方臘功也方臘伏誅改睦州為嚴州歙州為徽
州

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侯蒙請赦之使誅臘

二降於張叔

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盜宋江寇京東州郡至海州張
叔夜敗之江乃降宋江起為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
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撓其鋒知亳州侯蒙上書言
江才必有過人者不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命
蒙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又命張叔夜知海州江將至

海州叔夜使間者覘所向江徑趨海濱劫巨舟十餘
函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
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
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張溥曰徽宗自崇寧改元迄於宣和荒淫怠政
幾二十年方臘始因民不忍造亂東南雖術祖
妖媪左道易亡洞谷幽深地非四戰然禍怨蘊
崇為日久矣起事未幾殘破六州殪尸流血殆
二百萬乘太平燕雀之秋嘯綠林銅馬之惡颺

發勢重豈小亂哉。帝耽逸樂。上下酣歌。忽聞睦州之變。憂懼擇帥。授兵童貫。賴王淵韓世忠諸將窮谿蕩穴。賊卽掃除。貫竟儼爲功首。加爵太師封公。楚國獻俘之日。舉朝相賀。不知內侍弄兵四海塗炭。自此日甚也。帝初理萬幾。尚思法祖。自童貫引用蔡京。進豐豫之說。而國用不恤。開鄴廓之役。而黷武無厭。花石應奉。驛擾江南。朱勔羣奸。海內切齒。臘初作亂。王黼畏禍。匿不上聞。陳遘馳奏。天子動色。罷北伐之議。捐御前

之。徭。紅。巾。六。等。慮。不。卽。滅。而。一。舉。蕩。平。帝。心。益。侈。漢。武。楊。廣。惟。我。爲。之。于。是。圖。遼。師。興。宋。亂。遂。酷。青。溪。速。敗。君。子。寧。敢。爲。國。慶。乎。唐。玄。宗。時。安。南。國。叛。遣。楊。思。勗。討。平。之。綱。目。致。譏。不。與。寺。人。之。典。兵。也。宋。淳。化。中。王。繼。恩。破。李。順。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此。執。政。之。漸。也。命。與。他。官。國。史。頌。之。神。宗。命。李。憲。討。鬼。章。彭。汝。礪。等。極。言。不。可。李。舜。舉。以。四。郊。多。壘。責。卿。大。夫。王。珪。媿。不。能。答。掃。除。之。流。不。堪。將。帥。之。任。蓋。國。制。也。童。貫。少。出

閨門巧媚善伺。猥以魁幹疎財久司軍旅。狗睦
州之偶捷。啓燕山之顛覆。後即詔數十罪。斬首
南雄亦曷救萬一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五

北海馮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姪聞升
男永錫

姪孫紹祖同校

玉瑞

羣奸之竄

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上以金兵迫禪位於太子桓
時天下皆知蔡京等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
肯為帝明言之於是太學生陳東率諸生上書曰今
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

徽宗即位陳
東請誅蔡京

崔鷗請斬蔡京

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構釁於二虜創開邊隙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願陛下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先是太上皇起崔鷗通判寧化軍召為殿中侍御史既至而帝即位授右正言鷗上疏曰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無一人害已者此京之本謀也安得實是之言聞於陛下哉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尚敢為此奸言乎王

安石除異已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於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黃庭堅之文章范鎮沈括之雜說悉以嚴刑重賞禁其收藏其苛錮多士亦已密矣而澥猶以為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原京與澥之罪乃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由之以分不可忽也仁宗英宗選敦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為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太山及章惇

蔡京倡為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
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
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才衰紹述開邊而塞塵犯
闕矣元符應詔上書者數千人京遣腹心考定之同
已為正異已為邪澥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京之術
破壞天下於茲極矣尚忍使其餘蠹再破壞邪京奸
邪之計大顛王莽而朋黨之眾則又過之願斬之以
謝天下累章極論時議歸重焉

欽宗靖康元年春正月王黼聞金兵至不俟命載其

吳敏李綱請
誅黼帝使蠹
呂晟之託言
盜殺

李彥賜死朱
勔放歸

孛以東詔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吳敏李
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尹聶昌昌遣武士躡之及於雍
丘南戕之民家取其首以獻帝以初即位難於誅大
臣託言為盜所殺李彥賜死並籍其家朱勔放歸田
里勔以花石取媚流毒生民踰二十年積官至寧遠
軍節度使居蘇州公肆掊克其園池擬禁御服飾器
用上僭乘輿又託輓州募兵數千人擁以自衛聲燄
薰灼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邪人穢夫候門奴
事時謂東南小朝廷上皇末年益親任之居中白事

傳達上旨大略如內侍進見不避宮嬪一門盡爲顯官騶僕亦至金紫天下爲之扼腕至是凡由勛得官者皆罷時二府多宣和舊人秘書郎陳公輔言蔡京王黼柄事二十餘年臺諫皆緣以進如唐重師驥爲太宰李邦彥引用謝克家孫覲爲纂修蔡攸引用令此四人者處臺諫之任臣知其決不能言宰相大臣之過願擇羣臣中朴茂純直安貧守節不附權倖慷慨論事者列之臺諫則所任得人禮義廉耻稍稍振起敵國聞之豈不畏服哉 乙未貶梁師成爲彰化

節度副使師成晚年益通賂謝士人入錢數百萬以獻頌上書爲名令赴廷試唱第之日侍帝側囁嚅升降之其小吏儲宏亦與甲科而執役如初師成貌若不能言然陰鷲遇間卽發王黼嘗爲鄆王楷陰畫奪宗之計師成力保護太子得不動搖及上皇東幸嬖臣多從以避罪師成自以舊恩留京師太學生陳東旣疏其罪惡布衣張炳亦以爲言遂貶令開封吏護送至貶所行及八角鎮賜死 二月甲寅貶蔡京爲秘書監分司南京童貫爲左衛上將軍池州居住蔡

予從陳東張
言賜梁師
成死

貶蔡京童貫
蔡攸

攸爲太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時三人皆從上皇
行以陳東之言故貶癸丑貶童貫安置柳州令吏部
考覈濫賞凡由楊戩李彥之公田王黼朱勔之應奉
童貫譚稹等西北之師孟昌齡父子河防之役夔蜀
湖南之開疆關陝河東之改幣吳越山東茶鹽陂田
之利宮觀池苑營繕之功後苑書藝局文字庫等之
費又若近習所引獻頌可采效用宣力應奉有勞特
赴殿試之流所得爵賞悉奪之 秋七月乙丑朔除
元符上書邪等之禁 乙亥竄蔡京於儋州攸雷州

除邪等之禁

竄蔡京蔡攸
童貫趙良嗣

童貫吉陽軍趙良嗣柳州乙酉詔蔡京子孫二十三
人分竄遠地遇赦不許量移是日京死於潭州京字
元長興化仙游人熙寧三年進士天資凶譎舞智御
人與童貫相結因得驟進在人主前顛狙伺爲固位
計帝亦知其奸屢罷屢起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
哀匍伏叩頭無復廉耻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父子自
爲秦越暮年卽家爲府營進之徒俱集其門輸貨僮
隸皆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爲虛器根株連結牢不可
破卒致宗廟之禍雖以謫死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爲

京死潭州

典

遣張徵誅童貫

恨。辛卯遣監察御史張徵誅童貫。貫少出李憲之門，性巧媚，自給事宮掖，即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順承。貫狀貌魁梧，瞻視壯偉，頤下生鬚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閹人有度量。能疎財，後宮自妃嬪以下，皆獻饋結納。左右婦寺，譽言日聞，寵媚翕赫，庭戶雜遝成市。岳牧輔弼，多出其門，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於制敕，嘗有論其過者，詔方劾往察，一動一息，貫悉偵得之，先密以白，且陷以他事，劾反得罪，遂死。窮奸稔禍，流毒四海，死不足以償責。遣廣西轉運

遣李昇之誅趙良嗣

蔡攸蔡倫朱勔伏誅

副使李昇之誅趙良嗣，函首赴闕，懸於市。九月，蔡攸與弟倫及朱勔伏誅。先是，竄勔循州籍其家，田至三十萬畝，他物稱是。言者又論攸與燕山之役禍及天下，罪不容死。於是遣使即三人竄所斬之。

張溥曰：靖康元年正月，賜李彥死，殺王黼、梁師成。二月，誅梁方平。七月，竄蔡京，誅童貫、趙良嗣。九月，誅蔡攸、朱勔。此數凶者，朝夕道君左右，根重難拔。欽宗不數月間，斬僂無貸。太上二十五

之死。戕於雍丘民家。諱之曰盜。梁師成縊於八角鎮。以暴死聞。帝既討賊。何惴惴焉。唐代宗殺李輔國。非天討乎。不敢顯誅。遣盜入室。竊其首。臂賊臣雖死於刑人于市。則非矣。欽宗受禪。陳東請斬六賊。使從其言。立肆市朝。天威燁嚴。忠義激發。敵人聞之。惕於新政。國猶可為。而帝不即斷者。曰即位之初。難殺大臣也。夫安國家者。謂之大臣。亡國家者。謂之賊臣。群小賊耳。尚以大臣故。遲重不誅。此必中外賊黨為此說。以中帝心。帝特婦人之仁。優游不察耳。真宗崩。雷允恭移皇堂於絕地。明懷太后怒。欲誅丁謂。馮拯黨之。曰帝新立。毋急誅大臣。謂遂得免。六賊之罪大於謂。其黨亦欲借以逃死。有兔爰爰寧堪再乎。童貫開邊疆。朱勔禍東南。皆獲緩論。而蔡京罪首。竟保要領。失刑為甚。時帝有李綱。且數進數罷。任賢貳矣。去邪必疑。公孫鞅所以笑梁王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五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六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六

北海馬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止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金人入寇

徽宗宣和七年冬十月金將粘沒喝幹離不分道入寇初幹離不在平州遣人來索叛亡戶口朝議弗遣且聞童貫郭藥師治兵燕山幹離不遂請於金主曰苟不先舉伐宋恐為後患金主以為然而未敢輕舉

於不即余
劉彥宗勸
金主南侵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六

及使者往返既數，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得要領，而耶律余覲、劉彥宗亦言南朝可圖，師不必眾，因糧就兵可也。及既獲遼主，卽決意南侵，以諸班勃極烈科也。領都元帥居京師，粘沒喝爲右副元帥，谷神爲元帥，右監軍耶律余覲爲元帥，都監自雲中趨太原，撻懶爲六部路都統，闍母爲南京路都統，劉彥宗爲漢軍都統，韓離不監闍母，彥宗兩軍戰事，自平州入燕山。十二月乙巳，童貫自太原逃歸，金粘沒喝陷朔代州，遂圍太原。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地事，擴至軍前，粘沒喝嚴兵以待，趨擴等庭，叅如見金主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粘沒喝曰：爾尚欲此兩州兩縣耶？山前山後皆我家地，尚復何論？汝家別削數城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卽去，我自遣人至宣撫司矣。擴還具言於貫，貫曰：金初立國邊頭，寧有幾許軍馬，遽敢作如此事耶？擴曰：彼旣深恨本朝，結約張鼓，又爲契丹舊臣所激，故謀報復，今宜速作備。

粘沒喝南下
童貫逃歸

御貫不從。既而粘沒喝遣王介儒撒離拇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叛等事。詞語甚倨。貫問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撒離拇曰：「兵已興，何告為？」宜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為界，庶存宋朝宗社。貫聞之，氣褫不知所為。即欲假赴闕稟議為名，遁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支吾。今大王去，人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耶？願少留共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金未必能便克也。」貫怒叱之曰：「貫受命

李翼罵賊死

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為？遂行。孝純歎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懼，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粘沒喝引兵降朔州，克代州。都巡檢使李翼力戰被執，罵賊死。粘沒喝遂進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巴酉金幹離不入檀薊州。郭藥師以燕山叛降金，金盡陷燕山州縣。初，郭藥師與詹度同職，自以節鉞欲居度上。度以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加以常勝軍橫暴，藥師右之。度不能制，朝廷慮其交惡，命蔡靖代度。靖至，坦懷待之。藥師亦

離不入檀
州郭藥師

劫蔡靖呂頤
浩以燕山叛
降金遂爲鄉
導

重靖稍爲抑損及安中被召靖代知府事藥師每令部曲持良械精甲貿易於他道爲竒巧之物以奉權貴宦侍譽言日聞於帝遂專制一路增募兵至三十萬而不改契丹服飾朝論頗以爲疑進拜太尉召之入朝藥師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不然則挾之偕來貫至藥師迎拜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爲太尉與我等耳此禮何爲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焉知其他貫釋然遂邀貫視師至於迥野略無人迹藥師下馬當貫前掉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

耀日莫測其數貫衆皆失色歸爲帝言藥師必能抗虜蔡攸亦從中力主之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朝廷輒不省詹度又言藥師瞻視非常趨向懷異逆節已萌兇橫日甚始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矣幹離不自平州破檀薊至三河蔡靖遣藥師及張令徽劉舜仁帥師四萬五千迎戰於白河兵敗而還藥師遂帥所部兵劫靖及都運使呂頤浩降金幹離不執靖及頤浩置軍中以行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爲金有幹離不旣得藥

傅察使金不
屈遇害

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為鄉導懸軍深入矣。金人圍太原太常少卿傅察使金至境上遇幹離不兵脇之使拜且降不拜左右摔之伏地愈直立反覆論辯不屈遂遇害察堯俞從孫也十八登進士蔡京嘗欲妻以女拒弗答平居恂恂然若無所可否及倉卒狗義聞者莫不壯之後謚忠肅。丙辰金兵犯中山府帝以金人南下罷諸路花石綱及內外製造局悉以禁旅付內侍威武軍節度使梁方平守黎陽拔軍都虞候何灌謂白時中曰金人傾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

帝以禁旅付
梁方平出守

方平擁精兵以北在京皆疲弱也萬一方平不支吾何以善吾後蓋留以衛根本不從。戊午以皇太子

帝欲東幸命
李枕先出守
金陵吳敏語
宰執止之

桓為開封牧帝以金師日迫為憂蔡攸探知帝意欲內禪引給事中吳敏入對宰執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順陛下何以待之帝蹙然曰柰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李枕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為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須死不奉詔宰執以為言枕遂罷行而以太子為開封牧已未詔天下勤王初宇文虛中為童貫參議官虛中以

宇文虛中請
帝降詔罪已
令天下勤王

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極言之。王黼大怒，又累建防邊策議，皆不報。及金人南下，貫與虛中還朝，帝謂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事勢若此，奈何？」虛中對曰：「今日宜先降詔罪已，更革弊端，俾人心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帝即命虛中草詔，略曰：「朕以寡昧之質，藉盈成之業，言路雍蔽，面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縉紳賢能陷於黨籍，政事興廢拘於紀年，賦歛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酷權已盡，而牟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謫見而朕不寤，衆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思行奇策，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邊禦敵之略，永念累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率衆勤王，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獎異，草澤異材，能爲國家建大計，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極諫。」帝覽之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便施行。」虛中又請出宮人，罷道宮及大晟

姚古種師中
入援

李綱吳敏請
帝傳位於太
子

府行幸局暨諸局務。召熙河經略使姚古秦鳳經
略使種師中將兵入援。時欲召古師中令以本路兵
會鄭洛外。援河陽。內衛京城。帝命宇文虛中爲河北
河東路宣諭使。護其軍。虛中以檄召古師中兵馬。令
直赴汴京應援。庚申。以吳敏爲門下侍郎。帝東幸
之意益決。太常少卿李綱謂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
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
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
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

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恕。公曷不爲上言之。翌日
敏入對。具以綱言白帝。帝卽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
疏曰。皇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
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
號召天下。若假皇子以位號。使爲陛下守宗社。收將
士心。以死捍敵。天下猶可保。帝意遂決。辛酉。宰臣
奏事。帝留李邦彥語。敏綱所言。書傳位東宮四字。以
付蔡攸。因下詔。禪位於太子桓。自稱曰道君皇帝。太
子入禁中。被服泣涕固辭。不許。遂卽位。尊帝爲教主。

欽宗卽位

遣李鄴使命
幹離不欲還
郭藥師勸之
行

道君太上皇帝退居龍德宮皇后為太上皇后以李
邦彥為龍德宮使蔡攸吳敏副之 遣給事中李鄴
使金告內禪且請修好鄴至慶源府幹離不欲還郭
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從之 甲子金將
幹離不陷信德府粘沒喝圍太原詔京東淮西兩浙
募兵入衛

詔中外直言

欽宗靖康元年春正月丁卯朔詔中外臣庶直言得
失自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陰沮抑之
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之語 戊辰

梁方平何灌
奔潰金人遂
渡河

金幹離不陷相濟二州威武軍梁方平帥禁旅屯於
黎陽河北岸金將迪古補奄至方平奔潰河南守橋
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河北河東路制置副使
何灌帥兵二萬保滑州亦望風迎潰官軍在河南者
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
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
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陷滑
州 已巳何灌奔還帝聞金將幹離不渡河即下詔
親征詔曰朕以金國渝盟藥師叛命侵軼邊鄙劫掠

使蔡攸宇文粹中請上皇東行避敵

吏民雖在續承之初敢忘負托之重事非獲已兵出有名已戒六師躬行天討應親征合行事件令有司並依真宗皇帝幸澶淵故事以李綱為親征行營使吳敏副之聶山參謀軍事以蔡攸為太上皇帝行宮使宇文粹中副之奉上皇東行以避敵庚午上皇如亳州於是百官多潛遁初童貫在陝西募長大少年號勝捷軍幾萬人以為親軍環立第舍及自太原還京適上皇南幸貫即以是軍自隨上皇過浮橋衛士攀望號慟貫惟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矢而

宰執請帝出幸李綱以死爭之

陪者自餘人時道路流涕蔡京亦盡室南行為自全計京師戒嚴宰執議請帝出幸襄鄧以避敵鋒行宮參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

日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
尚書右丞東京留守綱爲帝力陳不可去之意且言
明皇聞潼關失守卽時幸蜀宗廟朝廷毀於賊手今
四方之兵不日雲集奈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
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
留矣卿等無執朕將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綱泣拜
俯伏以死邀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爲然帝意
稍定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
勿致疎虞綱倉皇受命是夜宰臣猶請出幸不已

帝從之欲詰旦決行質明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
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
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
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
歸陛下孰與爲衛且虜騎已迫知乘輿未遠以健馬
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乃召中宮還禁衛六軍聞之
皆拜伏呼萬歲辛未帝御宣德樓宣諭六軍始定
固守之議命李綱爲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侍衛
都指揮使曹瑁副之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

帝定固守之
議委綱備禦

兵備禦令肄習之戰守之具粗畢金人已抵城下矣

壬申遣使督諸道勤王兵入援 癸酉幹離不軍

抵都城西北據牟駝岡天駟監獲馬二萬匹芻豆如

郭藥師導幹離不據牟駝岡

山蓋郭藥師熟知其地故導金兵先據之帝召羣臣

議李邦彥力請割地求和李綱以為擊之便帝竟從

邦彥命虞部員外郎鄭望之及高世則使其軍未至

遇金使吳孝民來因與偕還是夜金人攻宣澤門以

大船數十順流而行李綱臨城募敢死士二千人列

李綱擊退金

布拐子城下大船至投石碎之及運蔡京家山石疊

門壯士縋城而下斬酋長十餘人殺其衆百餘人金

人知有備又聞道君已內禪至旦乃退 甲戌金使

吳孝民入見問納張穀事令執送童貫譚稹詹度且

言曰上皇朝已往不必計今少帝與金別立誓書結

好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可也帝因求大臣可使者

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悅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

恐李悅怯懦誤國事也不聽遂命悅使金軍悅至幹

離不盛兵南向坐悅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

失其所言幹離不謂之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所以

命李悅使金

四字係考

郭藥師教金人邀求

欽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社我恩大矣今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尊金帝為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為質送大軍過河乃退耳因出事目一紙付稅遣還稅等唯唯不敢措一言遂與金使蕭三寶奴耶律中王納等偕來凡金人所邀求皆郭藥師教之也 乙亥金人攻天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自卯至酉斬其酋長十餘殺其眾數千人力戰而死

李邦彥等勸帝從金議綱力爭不聽

丙子李稅至李邦彥等力勸帝從金議帝乃避殿減膳括借都城金銀及娼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况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辨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朝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因求

命張邦昌同
康王構質金
軍求成

去帝慰諭之曰卿弟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則
誓書已成稱伯大金皇帝姪大宋皇帝金幣割地遣
質更盟一依其言遣沈晦以誓書先往併持三鎮地
圖示之 庚辰以張邦昌爲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
軍爲質以求成詔稱金國加大字初邦昌與邦彥等
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爲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變
割地議帝不許康王與邦昌乘筏渡壕自午至夜始
達金營康王道君皇帝第九子韋賢妃所生也 辛
巳道君皇帝至鎮江 甲辰都統制馬忠以京西募

兵至擊金人於順天門外敗之金師暫歛西路稍通
援兵得達 乙酉路允迪使粘沒喝軍於河東 丁

神師道入援
力止和議不
聽

亥神師道督涇原秦鳳兵入援師道至洛聞幹離不
巳屯京城下或止師道言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
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
辱焉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
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神少保領西兵百萬
來遂抵京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
歛游騎但守車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

為老种帝聞其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
 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臣以議和
 也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
 臣在西土不知京城臣今觀京師周迴八十里如何
 可圍城高數十丈粟支數年不可攻也請於城內割
 營而城上嚴兵拒守以待勤王之師不踰數月虜自
 困矣如其退即與之戰三鎮之地不宜割與帝曰業
 已講和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
 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師道

時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訥在廷素頡頏
 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為卿故也自虜
 渡河京師諸門盡閉市無薪菜師道請啓西南壁聽
 民出入民始安之又請緩給金幣於金俟彼情歸扼
 而殲諸河計之上也帝命師道於政事堂共議師道
 見李邦彥曰京城堅高備禦有餘當時相公何事便
 講和邦彥曰以國家無兵故也師道曰不然凡戰與
 守自是兩事戰或不足守則有餘京師百萬眾盡皆
 兵也邦彥曰素不習武事不知出此師道歎曰相公

行 宣李邦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六

不習兵豈不聞往古守城者乎又曰聞城外居民悉為賊殺掠畜產甚多亦為賊有當時既聞賊來何不悉令城外居民撤去屋舍移其所畜盡入城中乃遽閉門以遺賊資何也邦彥曰倉卒之際不暇及此師道笑曰亦大荒忙耳左右皆笑時議人人異同惟李綱與師道合而邦彥不從時朝廷日輸金幣於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彼

策
帝與李綱定
擊金人之議
師道請緩至
春分

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朝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斃然後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种氏姚氏素為山西巨室姚平仲以父古方帥熙河兵入援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云士不得遠戰有怨言帝聞之以語李綱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日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

姚平仲忌種
氏先出斫營
遂敗

因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為緩平
仲請先期擊之三月丁酉朔姚平仲帥步騎萬人
夜斫敵營欲生擒幹離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
中使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發
金候吏覺之幹離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
李綱率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於幕天坡以神臂弓
射却之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
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
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

良策

金遣王洵來
言違誓帝罷
綱以謝之

皆不果用 金幹離不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言之
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為動金人異之乃使王
洵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為質洵至李邦彥語之曰
用兵乃李綱姚平仲耳非朝廷意也 戊戌罷李綱
以謝金人廢親征行營司時宇文虛中聞汴京急馳
歸收拾散卒得東南兵二萬人以便宜起李邈領之
令駐於汴河會姚平仲失利援兵西來者皆潰虛中
縋而入京帝欲遣人奉使辨劫營非朝廷意大臣皆
不欲行虛中承命慨然而往 庚子太學諸生陳東

宋史紀事本末

陳東等上書
請用李綱種
師道斥李邦
彥等軍民畢
集殺內侍數
十人帝諭用
綱乃退

等上書於宣德門言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
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曰時中張邦昌李梈之
徒庸謬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
稷之賊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邦昌等疾如仇讐
恐其成功因緣沮敗且邦彥等必欲割地曾不知無
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復都大梁乎又
不知邦昌等能保金人不復敗盟否也邦彥等不顧
國家長久之計徒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李綱罷
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咸謂不日為虜擒矣罷

不便救

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乞復用綱而
斥邦彥等且以闕外付種師道宗社存亡在此一舉
不可不謹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會邦彥入
朝眾數其罪而罵且欲毆之邦彥疾驅得免吳敏傳
宣令退眾莫肯去搗壞登聞鼓喧呼動地帝恐生變
乃令耿南仲號於眾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
宣綱後期眾鬱而磔之并殺內侍數十人知開封府
王時雍麾之不退帝顧戶部尚書聶昌俾出諭旨諸
生乃退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人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六

又言願見种師道詔促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麾聲喏而散明日詔誅士民殺内侍爲首者禁伏闕上書王時雍欲盡致太學諸生於獄人人惴恐會朝廷將用楊時爲祭酒復遣聶昌宣諭然後定 宇文虛中昌鋒鎬至金營露坐風埃自巳至申金人注矢露刃周匝圍之久乃得見康王次日侍王至金幕府見幹離不抵暮遣王洵隨虛中入城要越王及李邦彥吳敏李綱併駙馬曹晟等與金銀騾馬之數且欲御筆書定三鎮界方

退軍明日帝命肅王往代質康王張邦昌還 詔割

宇文虛中
許割三

三鎮地以畀金初金人犯咸豐門蔡懋號令將士金人近城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及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稍稍引却至是宇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幹離不得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遣閣門使韓光裔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京師解嚴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李邦彥立大旗於河東河北有擅去兵者並依軍法种師道曰異日必爲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於

不許是何意
但怯之故

必於上

楊時請召种師道劉光世又請還肅王誅姚古

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楊時上疏曰河朔為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我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日棄之北人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為也若种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略疏上帝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又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

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金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為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逗留不進時又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時姚古种師道及府州帥折彥質等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至汴城下而幹離不已退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

李綱請詔姚
等追韓離
不大臣不聽

种師道罷

不致是日去

粘没喝南下
折可求等皆
敗

李綱請詔古等追之且戒俟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
乃令護送出境勿輕動以起釁時大臣政令矛盾故
迄無成功癸丑种師道罷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
沉毅有謀不宜使解兵柄不聽先是粘没喝圍太
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乃於城外
矢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內外不相通及聞韓離
不議和亦遣人來求賂宰臣以勤王兵大集拘其使
而不與粘没喝怒乃分兵南下折可求劉光世軍皆
為所敗平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没喝嘆曰

招禦金人罷
邦彥等

關險如此而我乃得越南朝可謂無人矣既越關知
威勝軍李植以城降乙卯攻隆德府知府事張確
通判趙伯璠皆力戰死之未幾粘没喝還雲中留兵
圍太原壬午詔金人叛盟深入其元主和議李邦
彥奉使許地李悅李鄴鄭望之悉行罷黜又詔金人
要盟終不可保今粘没喝深入南陷隆德先敗原約
朕夙夜追咎已黜罷主和之臣其太原中山河間三
鎮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於是命种師道為河北
河東宣撫使駐滑州姚古為河北制置使种師中副

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師道無兵自隨
乃請合山東陝西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
朝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師中渡河
上言粘沒喝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
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用幹離不行至中山河間
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幹離不遂出
境 癸未遣李綱迎太上皇於南京 庚寅姚古復
隆德府 辛卯復威勝軍 夏四月己亥太上皇至
京師 丁丑以太原圍不解詔種師中與姚古進軍

太上皇至京師

相為掎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
留屯真定時粘沒喝避暑還雲中留兵分就畜牧覘
者以為將遁告於朝許翰信之數遣使趣師中出戰
責以逗撓師中歎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
今老矣忍受此為罪乎即日辦嚴約姚古及張灝俱
進而輜重賞犒之物皆不以從行師中抵壽陽之石
坑為金將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至殺
熊嶺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統制焦安節妄
傳粘沒喝將至故古與灝皆失期不至師中兵饑甚

師中為許翰強之出戰遂鬪死

李綱斬焦安節
姚古安置

敵知之悉眾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
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
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才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
疾鬪死師中老成持重為時名將既死諸軍無不奪
氣金乘勝進兵迎古於盤陀古兵潰退保隆德事聞
李綱召安節斬之安置古於廣州贈師中少師京
師自金兵退遂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為憂數上
備邊禦敵之策輒為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中
敗种師道以病乞歸乃以綱為兩河宣撫使劉韜副

以綱為兩河
宣撫使

之以代師道又以解潛為制置副使以代姚古綱言
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
事今使為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
致仕章十餘上亦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帝以
其為大臣游說斥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
乎此非謂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爾公不
起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復書杜郵二字以遺綱綱
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裴度傳以賜之宣撫使兵僅萬
二千人綱請銀絹錢各百萬僅得二十萬庶事皆未

集綱乞展行期上批以爲遷延拒命趣召數四綱入對帝曰卿爲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無有沮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爲卽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爲感動陛辭又爲上道唐恪聶昌之奸任之必誤國言甚激切秋七月李綱赴兩河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德州造戰車期兵集大舉而朝廷降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

謂疏勿散諸
兵不報

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防秋兵盡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柰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兵起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應者矣疏上不報趣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屯威勝軍劉韜屯遼州幕官王以寧與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范瓊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時諸將皆承受御書事皆專達進退自若宣撫使徒有節制之名多不遵命綱嘗具論之雖降約束而承受專達如故於是劉

劉幹解潛兵
敗

幹兵先進，金人併力禦之。幹兵潰，潛與敵遇於關南，亦大敗。八月丙申，復以种師道為兩河宣撫使，召

召李綱還

李綱還。庚子，河東察訪使張灝與金人戰於文水，

張灝等戰敗

敗績。丁未，幹離不犯真定。戊申，都統制張思正等夜

襲金人於文水，敗之。己酉，復戰，師潰，死者數萬人。思

正奔汾州，都統制折可求師潰於子夏山。於是威勝

隆德、汾、晉、澤、絳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金人乘勝

攻太原，李綱又上疏，極論節制不專之弊，且言分路

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及

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因薦為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

率擊虜，會以議和止。綱進兵，綱亦求罷，遂代還。金

粘沒喝、幹離不復分道入寇。先是，朝廷以肅王為彼

所質，亦留其使臣蕭仲恭以相當。踰月不遣，其副趙

倫懼不得歸，乃給館伴邢倬曰：「金國有耶律余覲者，

領契丹兵甚眾，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幹

離。不及粘沒喝執政，以仲恭余覲皆遼貴戚舊臣，而

用事於金，當有亡國之戚，信之。乃以蠟書付倫致之。

余覲使為內應，仍賜倫銀絹。倫還，見幹離，不即以蠟

幹離不得趙
倫書粘沒

喝得帝致遠
梁王書復分
道入寇

兵再至

書獻之，幹離不以聞於金主。又麟府帥折可求言遠，梁王雅里在西夏之北，欲結宋以復怨於金。吳敏勸帝致書梁王，由河東之麟府，亦為粘沒喝遊兵所得。復以聞於金主，甚怒。以粘沒喝為副元帥，幹離不為右副元帥，分道南侵。粘沒喝發雲中，幹離不發保州。庚申，遣給事中王雲使金軍，先是遣劉岑、李若水分使金軍，以求緩師。岑等還，言幹離不止，索歸朝官及所欠金銀。粘沒喝則深諱金銀，專論三鎮。至是，乃遣雲往，許以三鎮賦稅。九月丙寅，金人陷太原。

許金三鎮賦稅

粘沒喝陷太原王稟死之

始粘沒喝久攻太原不下，乃於城下築舊城居之，號元帥府。已而歸雲中，留良朱大酉攻圍。凡二百六十日，城中軍民餓死者十八九，固守不下。至是，粘沒喝自雲中復至，乘勝急攻。帥臣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遂陷。孝純被執，既又釋而用之。副都總管王稟負原廟中，太宗御容赴汾水死。通判方笈、轉運韓揆等三十六人皆被害。初，朔州守臣孫翊，河東名將也，領兵由寧化、憲州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翊離朔未幾，而朔已降虜。翊麾下多胡人，粘沒喝驅朔之父老以示翊。

從何臬請分天下二十三路爲四道

軍軍遂叛。翊及戰，乃爲麾下所害。時府州守臣折可求亦統麟府之師二萬，涉大河，由岢嵐、憲州，將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爲虜據關不克，復越山取道松子嶺。至於交城，遇粘沒喝之衆，大戰移時，可求遠來，勞不敵逸，亦敗。丙戌，以李回爲大河守禦使，折彥質爲河北宣撫副使，從何臬之請，分天下二十三路爲四道，建三京及鄧州爲都總管府，分總四道兵，以知大名府趙野總北道，知河南府王襄總西道，知鄧州張叔夜總南道，知應天府胡直儒總東道。事得專決，財

刑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緩急則以羽檄召之，入

衛京師。冬十月丁酉，种師閔及金幹離不戰於并

陘，敗績。幹離不遂入天威軍，犯真定，先是真定帥劉

幹守禦備具，總管王淵鈐轄李質訓練士卒數千，皆

可用，虜不敢犯。是時真定在河朔，最爲堅壘，上以太

原危急，命幹守遼州以據其險，又辟淵質自隨，乃以

李邈代守真定，邈措置無策，至是虜攻甚迫，鈐轄劉

翊率衆晝夜搏戰，久之城陷，翊巷戰，麾下稍稍散亡，

翊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可受賊戮乎？因挺刃欲奪門

种師閔敗績，幹離不犯真定，劉翊死之。

出不果自縊死李邈被執北去 戊戌金人遣楊天吉王洵等以書責問契丹梁王及余覲蠟書并元來割三鎮體貌甚倨持其書於上前曰陛下既不割三鎮之地又安忍復欲立契丹之後上曰此乃奸人所為也甲詞反覆深明其非朝廷之罪虜請必割三鎮且求金帛車輅儀物及加其主徽號仍索親王詣彼軍前陳謝 罷御史中丞呂好問時金人復至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略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乃請亟集滄滑得相之戍

好問進御 策并劾

大臣遂貶罷

以過奔衝而列勤王之師於畿邑以衛京城疏入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為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坐貶知袁州帝憫其忠下遷吏部侍郎 庚子金人陷汾州知州張克戩畢力扞禦城破猶巷戰不克乃衣朝服焚香南向拜舞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 辛丑上聞河南已失太原河北已失真定大以為憂下哀痛詔徵兵於四方命河北河東諸路帥臣傳檄所部得便宜行事 丙午詔种師道還先是師道駐兵河陽虜

初國以三年修築之眾
初以系一師者如好者
心至有後事一破收
特日取
詔徵兵四
澤社和等

種師道請幸
長安

張叔夜錢蓋
各統兵赴闕
唐恪等沮之

評

使王洎來，禮甚倨，知虜必大舉，即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以守禦。事付將帥，朝廷謂其怯，召還。十一月，詔止援兵。時南道總管張叔夜、陝西制置使錢蓋各統兵赴闕，會唐恪、耿南仲、專王和議，語同。知聶昌曰：「今百姓困匱，養數十萬兵於城下，何以給之？」乃止。兩道兵勿前。已巳，詔集從官於尚書省，議割三鎮。百官多請割與，會李若水使歸，亦慟哭於庭，請與之以紓國禍。何臬曰：「三鎮，國之根本，柰何一旦棄之？且金人無信，割亦來不割亦來。」梅執禮、呂好問、洪芻、秦

檜等皆主臬議，而唐恪、耿南仲等力主割地。臬論辨不已，因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為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悟，乃止。臬退，謂恪曰：「割三鎮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已失，不若任其所之。」恪唯唯。遂詔河北、河東京畿清野，令流民得占官舍、寺觀以居，禁京師民以浮言相動者。時粘沒喝自太原趨汴，所至破降，平陽府、威勝、隆德軍澤州皆陷。官吏棄城走者，遠近相望。壬申，粘沒喝至河外，宣撫副使折彥質以兵十二萬拒之，夾河而軍。時

折彥質等潰
走粘沒喝渡

河

李回以萬騎防河亦至河上粘沒喝曰南軍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彥質之衆皆潰李回亦奔還京師甲戌金活女帥衆先渡孟津粘沒喝從之於是知河陽燕瑛河南留守西道都總管王襄皆棄城走永安軍鄭州悉降於金粘沒喝既渡河不復言三鎮直遣人來言欲盡得兩河地請畫河爲界於是京師戒嚴遣馮澥李若水往使行至中牟守河兵相驚以爲金兵至左右謀取間道去澥問何如若水曰戍兵畏敵而潰柰何效之

李若水乞申飭守備

以水可渡

今止有死爾敢言退者斬衆乃定既行始知和議必不可諧屢附奏言之乞申飭守備丁丑以郭京爲成忠郎選六甲兵以禦金先是孫傳因讀丘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於市中訪得無忌於龍衛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將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自募兵無問伎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虜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百可致太平直

孫傳何桌任郭京以兵

襲擊至陰山乃止傳與何臬尤尊信之或謂傳曰自古未聞以此成功者正或聽之姑少付以兵俟有尺寸功乃稍進任今委之太過懼必為國家羞傳怒曰京殆為時而生虜中瑣微無不知者幸君與傳言若告他人將坐沮師之罪指使出又有劉孝竭等募眾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闕大將大率效京所為識者危之京嘗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幹離不亦遣使來議割兩河地帝許之命耿南仲往報南仲以老辭改命聶昌昌以親辭陳過庭曰主憂

聶昌如河東割地趙子清揮眾鬻之

秋南仲忌吳敏李綱遂與大刃力沮戰

臣辱願效死帝為揮涕太息而怒南仲及昌乃即命南仲如河北幹離不軍昌如河東粘沒喝軍昌言兩河之人忠勇萬一為所執死不瞑目矣行至絳絳人果堅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縋而登鈐轄趙子清麾眾殺昌抉其目而鬻之初南仲為東宮官十年自謂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進位在已上心不能平故每事異議力沮戰守與吳开堅請割地以成和好故朝廷戰守之備皆罷致金師日逼至是與金使王訥偕行至衛州衛鄉兵欲殺訥訥脫去南仲遂走相

初帝以下又人又
河五人而得志
冠天地

金幹離不粘
沒喝抵汴

唐恪耿南仲
遣還援兵京
師遂無備

唐恪勸帝幸
河何舉止

州甲申金人入懷州知州事霍安國被圍扞禦不
遺餘力鼎澧兵亦至相與共守拜徽猷閣待制城竟
陷粘沒喝引安國以下問不降者為誰安國曰守臣
安國也問餘人通判林淵鈐轄張彭年都監趙士貯
張謹於潛鼎澧將沈敦張行中及隊將五人同辭對
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粘沒喝令引於東北
鄉望拜皆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
國一門無噍類乙酉金幹離不自真定趨汴僅二
十日至城下屯於劉家寺粘沒喝自河陽來會屯於

青城使劉晏來要帝出盟時西南兩道援兵為唐恪
耿南仲遣還於是四方無一人至者城中唯衛士及
弓箭手七萬人乃以萬人分作五軍備緩急救護命
姚友仲辛永宗分領之以五萬七千人分四壁守禦
遣使以蠟書間行出關召兵又約康王及河北守將
來援多為邏兵所獲唐恪計無所出密言於帝曰唐
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
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幸西洛連
據秦雍領天下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之開封尹

何桌入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翻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守死社稷已丑南道都總管張叔夜聞召即日自將中軍令子伯奮將前軍仲熊將後軍合三萬餘人至尉氏遇金游兵轉戰而前至都下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鋒甚銳願如唐明皇之避祿山暫詣襄陽以圖幸雍帝領之加延康殿學士時東道都總管胡直孺亦將兵入衛與金人遇於拱州兵敗被執金人示於城下都人大懼閏月癸巳粘沒喝軍至城下

甲午雨雪交作帝被甲登城以御膳賜士卒易火飯以進人皆感涕金人攻通津門數百人縋城禦之焚其砲架五鵝車二驛召李綱為資政殿大學士乙未金人入青城攻朝陽門丙申帝幸宣化門乘馬行泥淖中民皆感泣戊戌殿前副都指揮王宗濂與金人戰於城下統制高師旦死之癸卯金人攻南壁張叔夜與之大戰斬其金環貴將二人遙見金兵奔還自相蹈籍溺墮死者以千數甲辰大雨雪金人陷亳州乙巳大寒士卒噤戰不能執兵有僵仆者帝徒跣

夜戰却金人

祁晴召諸道勤王兵兵無至者城中惟衛士三萬可用然亦失十五六因時挑戰以示敢敵 金人遣蕭慶復來言不須上出城只須僕射何棗議事又請上皇皇太子越王鄆王為質上曰朕為人子豈可以父為質詔越王往將行而粘沒喝以兵來迓越王乃止於是金人宣言失信再遣使來趣親王出盟已酉詔遣馮澥曹輔與宗室仲溫士誦如金軍以請和既至粘沒喝即遣之歸不與交一語已而攻城愈急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請拜康王為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

胡唐老請拜康王為大元帥

師率天下兵入援

援帝從之 壬子金人攻通津宣化門范瓊以千人出戰渡河水裂沒者五百人自是士氣益挫何棗數趣郭京出師京徙期再三丙辰郭京盡令守禦人下城毋得竊窺因大啓宣化門出攻金師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鼓譟而前京兵敗退走墮死於護龍河填屍皆滿城門急閉京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兵南遁金兵遂登城兵皆披靡四壁兵皆潰金人焚南薰諸門統制姚仲友死於亂兵宦者黃經國赴火死統制官何慶言陳克禮中書舍

郭京敗遁金兵登城黃經國等死之

惟

蔣宣欲邀帝
犯圍而出
好問諭之乃
退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六
人高振力戰與其家人皆被殺秦元領果斬關遁四
壁守禦使劉延慶奪門出奔為追騎所殺京城遂陷
張叔夜被創猶父子力戰帝聞城陷慟哭曰不用種
師道言以至於此衛士入都亭驛執金使劉晏殺之
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帝御樓諭遣之衛士
長蔣宣率其眾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
獨孫傳梅執禮呂好問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
相信任奸臣不用直言所致孫傳訶之宣以語侵傳
好問譬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

為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缺而後動詎可輕耶
宣誦服曰尚書真知軍情麾其徒退 史臣曰初幹

離不之北還也以粘沒喝在太原其勢未合恐勤王
之師有以乘之既退之後為宋計者宜為遠謀而乃
忽李綱種師道之言上下相慶以為無虞曾不數月
再致金師太原真定咽喉已塞而猶議三鎮棄守之
利害故金人嘗語宋使曰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
河矣蓋當是時廟堂之相方鎮之將皆出於童蔡王
梁之門無可以係天下之望惟以割地請和為言未

聞有能出一計與之抗者是以金人之來如破竹然
 及圍城逾月外援不至竟以妖術取敗吁可怪哉
 呂中曰自女真叛盟以來朝廷乍和乍戰人才乍賢
 乍否何其洶洶多變之甚也寇至之初始謀避狄以
 李綱所言而更為城守之計既以堅守又以李邦彥
 一言為卑辭之請師道既至又以師道一言為不和
 之謀師道方請堅守不戰以困虜未幾以姚平仲一
 言為急擊之舉姚平仲既貶又以李綱種師道為誤
 國諸生伏闕又以李綱種師道為可用而復之及其

後也又以臺諫之言而逐之李綱方議備邊師道亦
 請防秋朝廷之議略定曾未再閱月而吳敏耿南仲
 謝克家孫覲又以三邊為可割和議復行矣吳敏本
 主和議未幾復留虜使陰結遼人又以為女真藉口
 之資矣二酋已分道入寇朝廷尚集議者問以三鎮
 存棄之便不便金人之至則下清野之令未幾傳言
 寇猶未至則又令清野更不施行戰者不決於戰和
 者不一於和至於城已破禍已至而議猶不一心猶
 不決終始一歲之中多變若此大抵上下之心稍急

宋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六
三五
則○恐○懼○而○無○謀○。稍○緩○則○遲○遲○而○又○變○其○謀○。靖○康○之○禍○。蓋○坐○此○也○。慶○曆○元○祐○。專○任○君○子○而○去○小○人○。紹○聖○崇○寧○以○來○。專○任○小○人○而○仇○君○子○。靖○康○之○際○。君○子○小○人○雜○用○焉○。嗚○呼○。可○不○戒○哉○。

張溥曰。徽宗宣和之季。用兵燕雲。竭天下之力。僅得七空城。賊臣王黼童貫蔡攸趙良嗣等。重侯累相。封賞不貲。君臣舉觴。方慶奇功萬年。遠駕祖考。未幾張穀啓釁。郭藥師背叛。韓離不粘。沒喝長驅並下。東幸不果。遂謀內禪。窮慾二十

餘年。天人怨怒。不思改德。而欲廣封疆。強如秦。隋。長城高麗。適為亂階。况積弱之國哉。欽宗為太子。不聞敗度。踐祚之日。聲伎不親。靖康初政。能除六賊。宜若有為。然朝議築舍。和戰無嘗。一人之身。乍賢乍佞。誤國喪師。其失不可勝道也。金寇渡河。帝詔親征。上皇行而天子守。計已定矣。白時中李邦彥等。忽倡出幸之謀。李綱以死爭。始決備禦。亡何而和議紛起。親王出質。种師道宿將老謀。棄置不用。姚平仲斫營敗走。金人

來責欲罷綱以謝之。諸生伏闕變幸少止。復割三鎮地以畀金求其退師。寇在門庭謀無一斷。兩月之間紛更萬狀。狐裘蒙戎所必亡也。京師解嚴。防守盡撤。勤王兵集而散之使去。講和無益。而求成不已。吳敏等留虜使劫遼人蠟書事洩。爲敵藉口。二酋席捲敗降相繼。三鎮之棄守未決。四方之援兵不應。李綱罷。師道死。而妖人郭京直握兵柄。徒爲敵笑。爾原欽宗之意未嘗不幹蠱。而其病在於畏敵。原諸臣之意未嘗不

畏敵。而其病在於忌賢。六賊雖去。李邦彥唐恪耿南仲等尚在。猶六賊也。始而謀幸。旣而謀和。小人之術盡矣。李綱用而主守。种師道入而主戰。二者國家之福。非小人之利也。賊臣同心。不急退敵。而急退綱。元年二月。罷綱命下。陳東等上書請留軍民數萬。搥鼓喧呼。唾邦彥殺內寺。義出衆憤。而賊臣卽借以中綱。欲致太學諸生於獄。帝亦遂疑綱弗察也。外而不內。以奪其權。召而卽罷。以困其身。堯昌安置。若有隱憾焉。高

宗卽位李綱入相爲奸所排陳東歐陽澈上書
黃潛善汪伯彥害之遽斬東市亦以鼓衆間綱
而帝惑不解也國家大亂所恃者大臣大臣所
恃者人心而綱獨以人心之歸開二主之怒宋
事所以卒莫救也

